

特以正聲標義旨：三十年代香港正聲吟社研究

程中山*

一、引言

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席捲全國，千年文言寫作傳統受到前所未有之衝擊，作為英殖民地的民初香港，孤懸海外，1920年代文壇依然堅守傳統，古典詩社林立，詩人輩出，佳作紛呈，創作風氣繁盛。1931年，溫肅(1879–1939)、朱汝珍(1870–1943)、桂坵(1865–1958)、譚汝儉(1861–1938)、鄧紹光、黃棣華(1872–1955)、張雲飛、胡景瑗等前清遺老及文士成立正聲吟社，提倡傳統詩鐘與詩畫創作。1932年，正聲吟社刊印《正聲吟社詩鐘集》，收錄早期社課作品，為現存民國香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詩社專集，具有意義。近年學界開始注意清末民初香港文學，論者多誤指正聲吟社僅成立年餘便停辦。本文擬藉《正聲吟社詩鐘集》及相關文獻，考述正聲吟社成立經過及雅集組織情況，並探究創社目的，及確定吟社於1936年仍然雅集不輟的史實。此外，本文也研究正聲吟社詩鐘及詩課創作發展，闡析其思想與藝術之特色。

二、遺民雅集，樹立正聲：1931至1932年正聲吟社發展考述

(一)正聲吟社的成立

正聲吟社(以下簡稱吟社)成立於1931年，1932年出版《正聲吟社詩鐘集》(以下簡稱《詩鐘集》)。民初香港詩社作品，多刊載報紙上，又或以稿鈔本形式保存。自《詩鐘集》出版後，1939年有《千春社文藁》、1947年《碩果社第一集》、1949年《碩果社第二集》等陸續出版。《詩鐘集》是民國香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

* 程中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高級講師

社刊，保存大量吟社詩鐘及詩畫作品，為後人認識1930年代香港文人結社活動提供堅實的文獻證據，別具意義。通過《詩鐘集》可以了解吟社成立緣由、社友背景及早期社課情況。此書由朱汝珍題耑，譚汝儉「壬申年〔1932〕五月」題序，並於同年10月由香港中環善慶街福華印務承印出版。¹譚汝儉〈《正聲吟社詩鐘集》序〉云：

迨民國之初，避地香島，而故鄉耆宿亦相率偕來，前後結為詩社者凡四五，類以詩文書畫相馳騁，而所作以詩鐘為最多。儉亦時從而效之，津津若有餘味，非樂之也。蓋客中無俚，非此不足以自遣也。²

譚氏自述民初避地香港以來，加入各大詩社，當時詩社多倡作詩鐘，譚氏亦藉此自遣。的確如此，由辛亥革命至1931年吟社成立期間，香港先後有海外吟社、香海吟壇、潛社、聯愛詩社、北山詩社等，其中以海外吟社成立於1912年為最早，1924年成立的北山詩社規模最大，潛社更運作七年(1916–1923)之久。除北山詩社，其餘均以詩鐘創作為主。北山詩社成立不足一年，便於1925年因省港大罷工爆發而解散，其後香港文壇戛然靜寂了。

1926年年底大罷工結束，社會日趨穩定，居港文人又開始重新結社，文風重現。1927年譚汝儉與梁廣照(1877–1951)、吳肇鍾(1896–1967)、鄭水心(1900–1975)、蕭存甘等組織宋社，在九龍宋王臺、鶴嶺一帶雅集，唱和詩詞。³同年，杜其章(1891–?)亦與譚汝儉、張雲飛、潘達微(1881–1929)、胡景瑗、李寶祥

¹ 〈詩鐘已印成集〉：「正聲吟社成立，已閱兩載。每次雅集，恆以詩鐘消遣，故加入者類多知名之士。現該社同人將歷期詩鐘彙印成集，內容豐富，鐘格完備。其序則為譚君荔垣手筆，題詞則有朱聘三、桂南屏、黃偉伯、陳履諳諸君，而社友中能繪事者，李叔瓊、張雲飛、胡少蘊、蘇楚生、吳梅鶴、陳秩雲等，又以自作之國畫附刊於集末，尤為美觀云。」《工商晚報》，1932年10月21日，第4版。

² 正聲吟社編：《正聲吟社詩鐘集》(香港：福華印務，1932年)，序。此書亦收入曹辛華、鍾振振選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續編》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頁275–426。然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本影印不慎，脫「詩選卷」之第2頁，凡缺張雲飛、譚汝儉、謝焜彝〈中秋雜感〉、黃棣華〈念奴嬌〉及尹文光賀譚汝儉壽詩。

³ 吳肇鍾〈《柳齋遺集》序〉云：「歲丁卯，長明大兄偕余與譚荔垣、韓樹園、伍功博、張萃岡、鄭天健、陳景度等組織宋社，繼宋臺秋唱後，為文酒之會。休沐餘暇，每徜徉於宋臺、鶴嶺間，歌詠未有間也。大兄好客，常於月白風清之夕，於寓齋煮佳茗、具醇酒，集三五同道，高談恣笑，宵分始散。余每遲遲始去。」梁廣照：《柳齋遺集》(香港：出版者不詳，1975年)，卷首。

(1874–1951)、鄧紹光、陳秩雲等組織香港書畫文學社，著力鼓吹書畫，並及詩文，而且規模宏大，為1930年代香港藝文社之代表。1930年，陳廷泰與黃棣華、招湛銓(1894–?)合組三人詩社為歲寒社，疊韻賦詩，無日無之。⁴同年，譚汝儉又與傅壽宜(1873–1945)、蘇貞洪(1869–1945)、張雲飛、鄧紹光等創辦蜚聲詩畫社，雅集於樂陶陶、大中國、武昌等酒家，提倡詩鐘書畫創作。1931年3月，譚汝儉、呂哲公、張琴、陳覺是、何熾雲等於上環杏花春酒家創立樂社，切磋詩鐘，交流書畫藝術。⁵同時期，張琴、何熾雲、馮鴻翥(1887–1966)、朱汝珍、江孔殷(1864–1952)、區展程、張國康等亦組新潛社，發揚舊潛社詩鐘創作精神，雅集不輟。以上可見當時香港詩社眾多，雅集頻繁，譚汝儉、張雲飛、張琴、何熾雲、鄧紹光等同時加盟各大詩社，醉心詩鐘詩畫創作，樂此不疲，文壇相當熱鬧。

1931年4月19日，溫肅、譚汝儉、胡景瑗、鄧紹光、黃棣華等創辦正聲吟社，並假座武昌酒樓(港島皇后大道西115至119號)舉行第一次雅集。⁶《香港華字日報》〈正聲吟社初期雅集〉報導云：

正聲吟社，昨假座武昌酒樓為第一期雅集，到者有溫毅夫〔肅〕太史及黃偉伯〔棣華〕、譚荔垣〔汝儉〕、陳履諳〔廷泰〕、魏季毓〔鑑芳〕、胡少蘊〔景瑗〕、張秋琴〔琴〕、林建菴〔屏翰〕、黃績文、孔景才、張雲飛、邱頌禹、鄧晃雲〔紹光〕等。是夕即席詩鐘題為「風、聲」二字鶴頂格，各社友興高采烈，佳作甚多，洵文人之盛會也。⁷

吟社於武昌酒樓舉行雅集，這與香港文壇普遍在酒樓舉行活動的風氣有關。蓋香港地少人多，樓房偏細，環境所限，可供文人固定雅集的園苑不多。出席首次雅集有十三人，可視為創社社友，其中溫肅，為前清進士、民初著名遺老；黃棣華、陳廷泰、譚汝儉、張雲飛、鄧紹光、胡景瑗、張琴、魏鑑芳等則為當

⁴ 陳履諳〈歲寒社疊韻詩序〉：「庚午〔1930〕夏閏六月，黃君偉伯、招君量行先後觴余于其家。余以詩酬之，偉伯與量行依韻和之。由是一唱一和，如是者一月有奇。既而偉伯之大連，余與量行仍繼續唱和，於是凡十餘疊韻矣。九月間，余乃發起組織詩社，取歲寒三友及歲寒松柏後凋之意，名曰歲寒社，規定五日賦疊韻詩一首，每人以賦至一百首為限。」見陳廷泰：《歲寒社疊韻詩》(香港：出版者不詳，1937年)，頁1a。

⁵ 〈樂社雅集〉，《華僑日報》，1931年3月9日，第2張第1頁。

⁶ 〈萬人渴望的武昌酒樓新舖開幕了〉，《非非畫報》1928年第5期，頁47。

⁷ 《香港華字日報》，1931年4月20日，第3張第2頁。

時香港著名文士。可見吟社是由前清遺老及文士聯合發起的組織。首次雅集即席創作詩鐘「風、聲」(鶴頂格)，可知倡作詩鐘當為創社原意，故後來社刊亦用「詩鐘集」三字為名，肯定這特色。同日《華僑日報》亦報導是次雅集，⁸《香港華字日報》更於4月21日選載是次詩鐘之作。

5月5日，吟社轉往中華酒家(港島德輔道中26號)舉行第二次雅集，《香港工商日報》報導云：

正聲吟社，昨假座中華酒家雅集，到者有賴煥文〔際熙〕、溫毅夫兩太史，王孝問〔頌清〕觀察，及譚荔垣、魏季毓、黃偉伯、周芹初〔耀藻〕、胡少蘧、黃績文、陳履諳、林建菴、尹晦如〔文光〕、張雲飛、張壽嵩〔國康〕、陳秩雲、蘇楚生〔貞洪〕、邱頌禹、鄧晃雲、孔景才等。是日詩鐘題「曹操、蝶」分詠格，共得數十聯。各社友把酒談詩，娓娓不勝，而胡、魏、陳、黃諸君酒興尤豪，大有不醉無歸之概云。⁹

據報導有十九人出席是次雅集。賴際熙(1865–1937)、王頌清、周耀藻、尹文光、張國康、陳秩雲、蘇貞洪七人為初次與會。其中賴際熙為前清進士，時掌學海書樓、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校政，為香港文壇領袖。《詩鐘集》僅錄賴氏是次應社作品，雖然其後來似乎沒有再出席社集，但以其身份地位及影響力，這對推動吟社發展亦具有象徵意義。雅集後，是次詩鐘作品也選載5月8日《香港華字日報》，可見吟社雅集後作品送報紙刊載，¹⁰以收宣傳之效果。

5月17日，吟社舉行第三次雅集，《香港工商日報》報導云：

正聲吟社昨假座樂陶陶雅集，到會者數十人，詩鐘題為「妓、豬」分詠格，佳句比前期更夥，朱汝珍、江孔殷、桂坵諸太史，及譚汝

⁸ 《華僑日報》，1931年4月20日，第2張第1頁。

⁹ 〈正聲吟社之雅會〉，《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5月6日，第3張第3版。《香港華字日報》，1931年5月6日，第3張第2頁亦刊載〈正聲吟社之雅會〉報導行文及內容基本一致，可能是按吟社發出的新聞稿全文照登。按：「張雲飛」、「尤豪」，《香港華字日報》分別訛作「張雲天」、「大豪」。

¹⁰ 現存1931–1932年《香港華字日報》殘缺嚴重，筆者僅見1931年4月21日第3張第4頁載「風、聲」(鶴頂格)、5月8日第3張第4頁載「曹操、蝶」(分詠格)，1932年5月30日第3張第4頁載「八、通」(鳧脛格)、6月11日第3張第4頁載「足、平」(雁足格)、6月30日第3張第4頁載「隋煬帝、楊玉環」(雌雄分詠格)社課。

儉、魏季毓、黃偉伯、胡少蘧、謝焜彝、招量行〔湛銓〕、周芹初、陳履諳、馮漸達〔鴻翥〕、張壽崧、林建奄〔菴〕、鄧協池、陳秩雲、鄧冕雲、張雲飛、尹晦如、邱頌禹、孔景才等，但〔俱〕有傑作，約共得百聯，洵風雅之會也。¹¹

是次雅集地點轉為樂陶陶酒家，與前二次武昌、中華酒家不同。其後雅集集中在中華酒家舉行，與社友胡景瑗為中華、樂陶陶酒家東主有關。胡氏提供優惠，廉收酒席費用，使雅集地點得以固定，也促進吟社長遠之發展。據報導，參加本次雅集的社友多達數十人，詩鐘約得一百聯，社友與作品數量俱明顯增加。報導提及朱汝珍、江孔殷、桂坵、謝焜彝(1877-1958)、招湛銓、馮鴻翥、鄧協池七人為初次與會。前三人為前清進士，極具聲望，聯翩來集，由此可知吟社積極邀請前清翰林、社會名流、詩壇作手加入，規模迅速壯大。

由於吟社沒有簡章或社約，故無法直接了解其運作細節，但從現存所知4月19日(星期日)首集、5月5日(星期二)二集、5月17日(星期日)三集、5月31日(星期日)、6月14日(星期日)、6月28日(星期日)、7月12日(星期日)、8月9日(星期日)、8月23日(星期六)雅集(見附錄二)，以及《詩鐘集》所錄約十九個月(創社至1932年10月)凡三十七次的詩鐘社課情況，可見吟社每月雅集兩次，集會多在星期日假期舉行。在此之前，香港可稽考的詩社如1924年北山詩社由最初每星期雅集一次，其後半月一次，又或每月一次等；¹²1927年成立的書畫文學社，首年雅集最初一月一次，後來一月二次，兩月一次或不等；¹³雅集相當不穩定。比吟社早成立一個多月的樂社則每月二集。¹⁴不少樂社社友同

¹¹ 〈正聲吟社雅集〉，《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5月18日，第3張第3版。

¹² 程中山：〈開島百年無此會：二十年來香港北山詩社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2011年7月)，頁301-2。

¹³ 莫家良、陳雅飛：《香港書法年表1901-195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9年)，頁81-97。

¹⁴ 樂社，無社刊出版。根據1931年3月23日《香港華字日報》第2張第3頁〈樂社慶祝花朝之鬧熱〉報導3月20日雅集；1931年4月3日《香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3版〈樂社第三屆雅集〉報導樂社第三次雅集；同年4月22日《香港華字日報》第3張第2頁〈樂社第四次雅集〉報導第四次雅集，同年5月26日《香港工商日報》第3張第3頁〈樂社又雅集〉報導第六次雅集，7月20日第3張第3頁〈樂社雅集〉報導第十次雅集，8月4日第3張第3頁〈樂社雅集〉報導第十一次雅集，8月21日第3張第3頁〈樂社七夕雅集〉報導第十二次雅集；據此推算樂社亦每月二集。

時參加吟社，故兩社之間當有協調雅集日期，避免撞期，乃形成各自每月二集的默契。樂社後來發展不詳，而吟社成立一年多，基本維持每月二集，凝聚力相當強，這與民初上海聊社每月一集詩鐘會，¹⁵北京寒山社每月四集、北京瀟鳴社每月一集等比較，¹⁶亦算具特色。

近人陳謙〈海隅詩話〉介紹吟社一些運作細節：

正聲吟社組織於一九三一年，由譚荔垣(名汝儉)、黃偉伯(名棣華)、胡少蘧、吳梅鶴等發起，無固定會址，以荷李活道××號××義學的教員鄧晃雲(名紹光¹⁷)為召集人，由他將預先擬定的詩鐘「鐘眼」通函分發各愛好者，定期在××酒樓雅集，請他們携佳作赴會，不收卷資，只收席金港幣一、二元。酒席由胡少蘧主理，他是香港樂陶陶及中華酒家的東主，廉收酒席費，因此寓港文人多有參加。那時晚清翰林如溫肅、朱汝珍、賴際熙、江孔殷、區大原、桂坵、黃誥等，都常往雅集。……由於正聲吟社是寓港的文人隨意組合，未有在港府注冊，亦不收月費，雜用開支統由黃偉伯一人負擔。¹⁸

陳謙為社友陳慶保之子，曾任港島慶保中學校長多年，¹⁹介紹值得重視。陳謙沒有交代何人擔任吟社社長，只指出譚汝儉、黃棣華、胡景瑗、吳颺昌(梅鶴，?-1943)為發起人，鄧紹光為召集人。事實上，吳颺昌並不活躍於吟社，也沒有出席創社雅集，《詩鐘集》僅收其應社佳作一次而已，故吳氏當非發起人，這或為陳謙誤記。另外，署名「伯子」撰〈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亦記載吟社組織，其介紹與陳謙相當接近：

¹⁵ 〈緣起〉：「同人每月一集，名曰聊社。」載楊鐵夫等撰：《聊社詩鐘》(1932年鉛印本)，收入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1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頁15。

¹⁶ 樊增祥序《瀟鳴社詩鐘選甲集》：「其社〔瀟鳴社〕約與寒山特異。寒山每月四集，拈題琢句，隨膳隨閱，隨閱隨宣，與考場相似；瀟鳴每月一課，每課兩題。」〈例言〉：「本社定例，每月一課。」見顧準曾編：《瀟鳴社詩鐘選甲集》(1917年鉛印本)，收入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26冊，頁331、341。

¹⁷ 光，原誤作「先」，逕改。

¹⁸ 陳謙：《海隅詩話》，《香港舊事見聞錄》(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頁343-44。〈海隅詩話〉，原作〈香海吟壇與正聲吟社〉，見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三)》，《廣東文史資料》第46輯(1985年)，頁35-39。

¹⁹ 中原出版社：〈出版說明〉，載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頁首。

1931年譚荔垣(名汝儉,前清廩生)與香港紳商黃棣華(偉伯)、陳廷泰(履諳)、胡少蘧(景瑗)及鄧晃雲(紹光)等組織正聲吟社,以鄧晃雲主持教務的荷理活道某義學為社址,每月集會兩次,假座樂陶陶酒家及中華酒家舉行,每次每人科席金1元,不足之數由胡少蘧個人支付。……參加者有溫肅、朱汝珍、賴際熙、區大原、陳慶保等約二三十人,刻有《正聲吟社詩鐘集》。²⁰

陳謙、伯子二人文章都是1960、1970年代應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而撰的,相信沒有相互因襲。伯子的姓名生平俱不詳,自謂文章乃「寓居香港期間,與他們〔遺老〕時相往還」,就所憶記而成。²¹其筆下吟社組織與陳謙所述大同小異,指出譚汝儉、黃棣華、陳廷泰、胡景瑗、鄧紹光等為吟社組織者,前清進士也經常出席雅集,雖沒有如陳謙交代鄧紹光為召集人,但謂以鄧氏任教之義學為社址。所謂社址當為通信地址,方便聯絡社友,而陳謙云「無固定會址」,當可商榷。綜觀譚氏、黃氏、胡氏、陳氏、鄧氏五人曾出席創社雅集,其後頻密參與雅集,《詩鐘集》所錄三十七次詩鐘佳作中,譚氏入選二十六次、黃氏二十七次、胡氏十五次、陳氏三十三次、鄧氏三十四次,可見諸人詩鐘創作才華卓越,屢獲入選,也反映其出席率相當之高。雅集多在胡氏經營的酒家舉行,胡氏廉收費用或代付不足之數,予以支持,黃氏則負擔吟社雜費開支,譚氏更是《詩鐘集》惟一的撰序者,因此諸人當為吟社發起人,具有領導角色,特別是鄧紹光作為召集人,負責通知雅集工作,對推動吟社發展貢獻很大。

(二)前清遺老為號召的吟社組織

1932年出版的《詩鐘集》載有「人名表」(見附錄一),著錄一年多加盟吟社的五十二位社友名單,社友全為粵籍文士,更以廣州府縣為主。然而「人名表」並未全面反映社友實際數目,有不少文士曾出席雅集而未見著錄,如《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5月18日報導提及二十一位社友中的鄧協池,²²同年7月13日提及

²⁰ 伯子:〈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44輯(2001年),頁225。

²¹ 伯子云:「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流寓香港者甚多,我寓居香港期間,與他們時相往還,茲就記憶所及,將他們在香港的種種活動略述如次,借供參考。」伯子:〈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頁215。

²² 〈正聲吟社雅集〉,《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5月18日,第3張第3版。

二十九位中的俞叔文(1874–1959)、杜其章、潘述韓、趙贊虞、邱慶桂，²³8月10日提及十七位中的連師準、林均鑄，²⁴8月24日提及二十一位中的唐貽蓀；²⁵同年《華僑日報》6月1日提及二十四位社友中的梁峰樵，²⁶6月29日提及三十位中的梁穎孫，²⁷10月26日提及二十三位中的霍乃鏗。²⁸凡此十二位社友均未載「人

²³ 〈中華酒家之雅會〉：「正聲吟社，昨假座中華酒家雅集，詩鐘題為『雲、水』(鶴膝格)，朱聘三、俞叔文、談瀛客、黃宣庭、桂南屏、譚荔垣、杜其章、潘述韓、邱靜軒、魏季毓、陳履諳、胡少蘊、趙贊虞、陳慶保、林□(芷)湘、招量行、衛天垣、林建菴、尹晦如、張壽嵩、黃績文、蘇楚生、張雲飛、邱慶桂、鄧晃雲、馮復弇(莽)、謝焜彝、陳秩雲、邱頌禹等，共作佳聯達二百餘云。」《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7月13日，第3張第3版。

²⁴ 〈正聲吟社雅集〉：「正聲吟社桂南屏、談瀛岩(客)、黃宣庭、譚荔垣、連師準、魏季毓、胡少蘊、陳履諳、林芷湘、張雲飛、林建菴、招量行、陳節餘、林均鑄、馮復弇(莽)、尹晦如、蘇祖蔭等，三十餘人，假座中華酒家雅集，詩鐘題『劍、長』(雁足格)，佳句甚多云。」《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8月10日，第3張第3版。

²⁵ 〈正聲吟社雅集〉：「昨正聲□(吟)社，假座中華酒家雅集，詩鐘題為『園、黃』(晦明格)，朱聘三、桂南屏、談仍(瀛)客、黃宣庭、譚荔垣、魏季毓、陳履諳、招量行、張壽嵩、林建菴、胡少蘊、林鈞鑄、張雲飛、林芷湘、陳慶保、黃績文、鄧晃雲、唐貽蓀、尹晦如、馮復弇(莽)、邱頌禹、衛天垣、謝友聲、張端始、謝焜彝、張秋琴、蘇祖蔭、何熾雲、潘述幹(韓)、黃得(約)卿、陳柳堂等，所作佳聯甚多云。」《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8月24日，第3張第3版。

²⁶ 〈社團簡報〉：「昨正聲吟社同人步(朱)聘三、江霞公、桂南屏、談道隆諸太史，暨譚荔垣、魏季毓、梁□(峰)樵、黃偉伯、易輔臣、胡少蘊、周節(芹)初、陳履諳、梁廣照、王孝問、張壽嵩、招量行、黃績文、謝焜彝、李叔瓊、張雲飛、孔景才、林建菴、尹晦如、鄧晃(晃)雲等，假座中華酒家雅集，是會詩鐘題『天、玉』(燕領格)，佳聯仍得百餘云。」《華僑日報》，1931年6月1日，第2張第1頁。

²⁷ 〈社團簡報〉：「正聲吟社，昨又假座中華酒家聚集，詩鐘題『華、影』(蜂腰格)。朱聘三、黃宣庭、桂南屏、談瀛客朱(諸)太史，暨譚荔垣、魏季毓、趙贊虞、林芷湘、陳慶保、胡少蘊、衛天垣、黃偉伯、馮漸逵、陳履諳、招量行、蘇楚生、林建菴、尹晦如、李叔瓊、王孝問、梁穎孫、孔景才、張雲飛、馮復□(莽)、鄧晃雲、陶敦勉、陳秩雲、謝焜彝、胡翹白、邱頌禹等，所作之聯，美不勝收，而讌會之菜式乃以四川名廚手製。」《華僑日報》，1931年6月29日，第2張第1頁。

²⁸ 〈正聲吟社雅集〉：「昨正聲吟社同人朱聘三、桂南屏、黃宣庭、譚荔垣、霍乃鏗、魏季毓、梁長明、胡少蘊、趙毅民、陳履諳、招量行、林均鑄、謝友聲、張端始、鄧晃雲、陳秩雲、張雲飛、邱頌禹、馮復莽、林建菴、謝焜彝、蘇楚生、張壽嵩等，假座中華酒家雅集，詩鐘題為『漢高祖』(合詠格)，共得佳聯數十云。」《華僑日報》，1931年10月26日，第2張第1頁。

名表」內，蓋以《詩鐘集》沒有選錄諸人作品，故其名闕如；亦不排除吟社沒有嚴格的入社要求，有些人如杜其章為書畫文學社社長、俞叔文為學海書樓司理、潘述韓為樂社社友、趙贊虞為商人等可能屬於友好關係臨時出席，詩酒應酬而已，因此社友實際人數遠超五十二位。另外，《詩鐘集》收錄黎庭桂詩作、胡翹白「飛藕」（鳶肩格）詩鐘，²⁹「人名表」卻未有著錄；至於「人名表」著錄梁廣照（長明），但《詩鐘集》並沒有收錄其作品。據《華僑日報》報導梁氏曾出席5月31日及10月25日的雅集。這些都足以反映「人名表」編纂略有不善。

《詩鐘集》附有「人名表」，是一般詩社常見做法。與清末民初寒山、斐亭、東海、鵲華行館、惠園、詩夢、鯨華社、榆社、絜園、衡門社等詩鐘社所列同人姓氏表或社友題名錄只注明名字籍貫比較，³⁰「人名表」則更為詳細，不但注明社友名字籍貫，而且標明科名、著作、詩畫風格等，只是體例不一，詳簡懸殊，如邱頌禹、黃績文、何熾雲、馮鴻燾、蘇祖蔭、趙毅民六人生平僅列籍貫，明顯過於簡單。不過從「人名表」編排次序及介紹，可以反映吟社為典型的遺民詩社組織。「人名表」除著錄字號里第著作，更標示諸人在前清的科名，並以科名高低排序，其中排在最前的八位皆為前清進士：

- 1、溫肅，字毅夫。順德人。癸卯科翰林院編修。著有《貞觀政要講義》、《陳獨漉年譜》。
- 2、朱汝珍，字玉堂，號聘三，又號隘園。清遠人。甲辰科榜眼，翰林院編修。有《詞林輯略》刊行。
- 3、賴際熙，字煥文，號荔垞。增城人。癸卯科翰林院編修。

²⁹ 黎庭桂和作〈王孝問君為其次郎完婚，詩以賀之〉，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16a；胡翹白「飛藕」（鳶肩格）「手雪藕絲新浣女，肩挑飛錫老游僧」，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7b。

³⁰ 寒山社社員名錄，載寒山詩社編：《寒山社詩鐘甲乙集》（香港：聯華印刷有限公司影印民國三至四年〔1914-1915〕北京正蒙印書局刊本，1970年），社員名錄，頁1a-2a。〈斐亭詩畸作者姓氏〉、〈東海鐘聲〈作者姓氏〉〉、〈鵲華行館詩鐘同人姓氏〉、〈惠園詩鐘同人姓氏〉、〈詩夢鐘聲錄同人姓氏〉、〈鯨華社詩鐘同人姓氏〉、〈榆社詩鐘同人姓氏〉，載張作梅等編著、林景仁等校正：《詩鐘集粹六種》，收入《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8輯第20冊（臺北：龍文出版社，2011年），頁3、86、123-27。〈絜園詩鐘同人姓氏〉，載蔡乃煌編：《絜園詩鐘》，收入何藻輯：《古今文藝叢書》中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民國刊本，1995年），頁777。〈衡門社社友題名錄〉，載衡門社編：《衡門社詩鐘選》（1933年刊本），收入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24冊，頁13-17。

- 4、江孔殷，字少泉，號霞公。南海人。甲辰科翰林院編修。
- 5、區大原，字季愷。南海人。癸卯科翰林院編修。
- 6、桂坵，字禮甫，號南屏。南海人。甲午科翰林院檢討。著有《續南海縣志》。
- 7、黃誥，字宣庭。漢軍人。戊戌科翰林院庶吉士。
- 8、談道隆，字瀛客。新會人。癸卯科進士，禮部主事。³¹

這八位進士在清末民初粵港文壇聲望甚隆，國學造詣亦高，八人同入吟社，在香港詩社發展史上極少見。如民初最早詩社海外吟社進士社友僅得江孔殷一人，北山詩社只有何翹高(1865–1930)一人，朱汝珍、江孔殷二人曾參加新潛社，而蜚聲詩畫社、樂社則未見進士加盟。可見吟社成立初期有意凝聚旅港前清進士，標榜正宗詩文，樹立學術聲譽，提高在文壇上的影響力。

這八位進士中，前六位長期活躍香港文壇，士林景仰，如溫肅為著名復辟派遺老，任教於香港大學。溫氏在參加第一、二次雅集後，同月即轉赴天津覲見溥儀(1906–1967)。³²朱汝珍亦是復辟派遺老，清亡後一直緊隨溥儀左右；1931年轉赴香港，³³先後擔任台山中學、香港大學教習、孔教學院副院長、院長。賴際熙為香港大學漢文教習(1913年起)，並兼任多間中學教職；1923年更創辦學海書樓，提倡義學。江孔殷亦商亦文，穿梭穗港之間。區大原(1869–1945)民初曾擔任廣東省省長公署高級顧問、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³⁴為眾遺老中唯一出任民國政府公職者；1927年來港後擔任官立漢文中學、學海書樓、孔教學院等教職。桂坵則長期任教官校及學塾，亦講學於學海書樓。黃誥(1865–?)、談道隆二位居港甚為低調，幾乎絕跡香港文界。八人中，桂坵為甲午科(1894)進士、黃誥為戊戌科(1898)進士，及第較先；溫肅、賴際熙、區大原、談道隆為癸卯科(1903)進士，朱汝珍、江孔殷則為甲辰科(1904)進士。溫肅、賴際熙、區大原、談道隆、朱汝珍、江孔殷六人算是中國科舉史上的最後兩科進士。末代同年，同客香港，交誼特深，更一併組織吟社，砥礪氣節，切磋文學，振興詩文於衰微之際。

³¹ 《正聲吟社詩鐘集》，人名表，頁1a–b。

³² 溫肅編、溫中行補編：〈檠庵年譜〉，載溫肅：《溫文節公集》(香港：學海書樓，2001年重印本)，卷1，頁20。

³³ 潘焜池：〈朱汝珍年譜〉，載潘焜池：《末代榜眼朱汝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77。

³⁴ 參〈區大原太史簡介〉，載區兆熊編：《區大原太史翰墨集》(廣州：廣州今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2019年)，頁首。

八位進士中只有溫肅出席創社雅集，其他則陸續加入，而《詩鐘集》選載三十七次詩鐘佳作中，桂坵入選三十四次，入選率與吟社召集人鄧紹光看齊，為眾社友之冠，可謂是中流砥柱人物；其餘黃誥入選十六次，朱汝珍九次，談道隆七次，溫肅三次，江孔殷二次，賴際熙一次，而區大原雖未有應社詩鐘作品，但《詩鐘集》著錄其與社友唱和詩及書法之作。後來《詩鐘集》出版時，吟社推舉諸遺老中得科名最高（榜眼）的朱汝珍題耑，以表敬重。

除了八位進士外，科名稍低的有王頌清為癸卯科（1893）舉人、林其芳為庚子辛丑（1900–1901）併科舉人；而陶敦勉（廩生）、梁廣照（貢生）、譚汝儉（廩生）、陳廷泰（歲貢）、黃棣華（附貢生）、魏鑑芳（附生）、周耀藻（附生）、易廷元（廩生）、林屏翰（附生）、邱鵬翥（貢生）、陳慶保（廩貢生）、馮福安（附生）、翟秉奇（附生）十三位為生員秀才（見附錄一），也是當時香港文壇的中堅份子。他們與其他沒有注明科名的社友居港從事各種行業，背景不一：林其芳、張雲飛、張雲天兄弟、區少瀚、孔景才為香港著名醫生。鄧紹光、張琴、蘇祖蔭、張國康等任教義學或中學（蘇祖蔭1930年代任教震南中學，入社時年約二十，³⁵與社中普遍超過六十歲的遺老比較，相對很年輕）。陳慶保、何熾雲、馮鴻翥亦設校授徒。胡景瑗經營樂陶陶、中華、陶園等酒家。陳廷泰、招湛銓、謝焜彝則在港營商，³⁶黃棣華為招湛銓之姑丈，行商於中港各地。譚汝儉（前清廩生）任職報界。馮福安曾任教香港大學。其子馮應生也相隨入社。蘇貞洪、李寶祥、胡景瑗、張雲飛等更創辦廣東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綜合而言，吟社乃以前清遺老為號召，並得到社會不同階層的文士響應，發展迅速。

吟社雖不是民國香港第一個詩社，但以其性質論，應是香港第一個大型的遺民詩社。一般認為1916年以陳伯陶為首發起祭祀宋遺民趙秋曉生日的宋臺秋唱為第一次遺民雅集活動，然而該唱和只是一次性活動，並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社團，所以不算是詩社。至於海外吟社、潛社都是一般文人消閒遣興的詩鐘社，沒有標榜遺民精神；而北山詩社則由南社廣東分社社長蔡守（1879–1941）主持，雖有遺老何翮高參與，但成員以南社社友為主。因此，吟社當為第一個由前清遺老為號召的詩社。「人名表」標榜前清科名，反映吟社遺民性質。桂坵應社所作「正聲吟社」（不連不對碎錦格）詩鐘「汐社孤吟無罣礙，文山

³⁵ 呂家偉、趙世銘編：《港澳學校概覽》（香港：中華時報社，1939年），庚部，頁4。

³⁶ 1958年馮鴻翥〈輓謝焜彝詞丈〉追憶在吟社訂交謝氏情景：「回憶卅年前，識荊吟社中。我方徇木鐸，公則業金融。曾無駟僮氣，饒有儒生風。溫文兮爾雅，淡泊且謙沖。」馮鴻翥：《馮漸達先生詩存》（香港：馮影仙，1966年），頁27b。

正氣有聲靈」，³⁷引用南宋遺民謝翱(1249–1295)創立汐社及文天祥(1236–1283)〈正氣歌〉之典以砥礪遺民氣節，突出吟社的遺民色彩。

近年學界多將從事復辟的遺民冠以「政治遺民」之名，稱一般堅守傳統文化禮教、抗拒新文化的為「文化遺民」。³⁸社友溫肅、朱汝珍、黃誥明顯是復辟派政治遺民，³⁹賴際熙、桂坵等雖然也有鮮明的忠清傾向，⁴⁰但不積極密謀復辟，當屬於非活躍的政治遺民，他們居港終身從事教育及文化事業，其形象反而更傾向從事保存國粹的文化遺民，所以傳統往往以「遺老」一詞統稱這班前清進士。這些遺老之所以選擇客居香港，無非因為香港屬於英國殖民地，社會穩定自由，可以擺脫內地政治氛圍及動盪局勢，更方便從事各種活動，如溫肅〈致賴際熙書〉「〔順德〕城中居民又有無形之風鶴，益羨優游海外者之可樂也」，⁴¹以及〈陳子丹五十壽序〉「香港為華洋雜處之地，自辛亥以來，遺臣逋客之避亂者皆赴之」。⁴²因此諸遺老居港時常聯絡同年，結社唱和，以慰藉寂寞的遺民生活。然而，諸人發現在崇洋重商的香港社會，華人普遍崇尚西方語言文化，中文長期未獲官方認可，地位低落，文化存續，危在旦夕。為了傳承文學、維護國粹文化，諸遺老此時已多不計較個人政治取態，漸與不同政治立場的詩畫家合流，如賴際熙1920年代與南社蔡守、楊鐵夫、鄧爾雅等過從，社友張雲飛也是南社成員，諸遺老亦樂與之交，題畫唱酬，關係友好；李寶祥更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多年，曾任南海縣長，⁴³三十年代隱居香港，與遺老、時賢詩畫過從甚樂。由

³⁷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28a。

³⁸ 參傅道彬、王秀臣：〈鄭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遺民情結〉，《北方論叢》總第171期(2002年1月)，頁1–2；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13–14；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12年)，頁62–64。

³⁹ 如《鄭孝胥日記》1931年12月12日條：「廣東紳士黃誥、溫肅等廿餘人聯名上折，勸乘機謀恢復。」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354。

⁴⁰ 賴際熙〈送樂老副憲同年奉召入直南齋序〉：「熙竄身孤島，逾紀迄今，而夢繞觚稜，則恒如一日。」賴際熙撰、羅香林輯：《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年重印本)，頁35。

⁴¹ 溫肅：〈致賴際熙書〉，載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年)，頁65。

⁴² 溫肅：〈陳子丹五十壽序〉，《溫文節公集》，頁157。

⁴³ 張啟瑞：〈杏蔭山館詩文集序〉，載李寶祥：《杏蔭山館》(香港：李慶增，1974年)，頁8。

是可見，在溫肅、桂坵、朱汝珍、黃誥等遜清翰林進士遺老號召下，吟社成功維繫一群堅守傳統的文化遺民，共同振興國粹詩文於海外。

(三) 標舉正聲義旨，抗衡新文學

吟社社友身份背景不一，卻同聲同氣合組吟社，最大原因就是為了弘揚傳統詩文國粹，以抗衡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如譚汝儉序《詩鐘集》云：

比年以來，禁經黜聖，故書雅訓幾欲全付一炬，庸妄之徒徧天下，詩文簡牘辭氣務為鄙倍，則詩鐘一道在今日已為雅裁，彙而存之，或亦斯文一綫之所寄乎？是則尤可悲也！⁴⁴

譚氏代表吟社同仁批評五四以來社會禁經黜聖，指斥「庸妄之徒」所作白話文學鄙倍不堪，因此著力提倡詩鐘，力挽狂瀾。陳廷泰題詞亦直接拈出保存國粹的信念云：「可憐古學漸消沈，碩果晨星感慨深。一卷詩詞存國粹，廣陵散在俟知音。」⁴⁵其實，社友賴際熙早在1923年為保存國故，乃倡辦崇聖書堂（即後來的學海書樓），尊聖衛道，其〈籌建崇聖書堂序〉云：

風會遞降，習尚斯歧，士厭故常，人趨新異。三綱則昌言廢除，六經則嚴禁誦讀。非聖無法，此尚萌芽，遷流至今，則邪說愈張，正學愈晦。援人以入獸，既甘冒不韙；激治而為亂，更悍然不顧。僉邪既互為鼓吹，當路復資以勢力。神州文化，行見陸沉；軒轅遺裔，盡將沙汰。挾書之令，秦以嚴刑禁之，尚有孑遺；畔道之端，今以曲說誘之，自然風靡，誠斯道存亡絕續之交，君子怵惕危慮之會也。⁴⁶

賴際熙謂當時「非聖無法，此尚萌芽，遷流至今，則邪說愈張，正學愈晦」；「神州文化，行見陸沉；軒轅遺裔，盡將沙汰」。嚴厲鞭撻新文化運動摧毀傳統經學，神州文化行將崩潰，措辭沉重，這也大抵為旅港文人保存傳統文化的自覺表現。朱汝珍題詞更闡析吟社的命名深意云：

詩鐘近局等量沙，風氣南漸到海涯。特以正聲標義旨，範人心志曰無邪。⁴⁷

⁴⁴ 《正聲吟社詩鐘集》，序。

⁴⁵ 同前注，題詞。

⁴⁶ 賴際熙：〈籌建崇聖書堂序〉，載賴際熙撰、羅香林輯：《荔坵文存》，頁31。

⁴⁷ 《正聲吟社詩鐘集》，題詞。

在當時全國大量詩鐘社中，一般詩鐘正如黃棣華詩：「茶前酒後苦無聊，排悶如何永晝消。」⁴⁸所謂無聊排悶之作。然而，朱氏認為吟社詩鐘可視為大雅正聲，當發揚詩言志、溫柔敦厚的傳統，以反擊五四以來反孔反傳統邪說，抗衡他們眼中鄙薄淺俗、思想自由的白話新文學。「正聲」二字當取自李白(701-762)〈古風〉：「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⁴⁹吟社同仁以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許，⁵⁰於香港文壇樹立正聲典範，藉以重振傳統文學為結社目的，如張雲飛「正聲吟社」詩鐘所云「名投社裏吟蘇句，樂正人間放鄭聲」。⁵¹可見社友確實以振興詩文國粹為己任，抗衡正在冒起如鄭聲淫靡的新文學。朱汝珍在賴際熙卒後撰〈荔坨前輩像贊〉亦云：「身際桑滄，遂見節義。講學香江，保存國粹。一息尚存，弗渝厥志。」⁵²既彰顯賴氏居港遺民氣節，更肯定其保存國粹的貢獻。這何嘗又不是朱氏與眾社友的自身寫照？

吟社主要創作詩鐘，其後社友曾即興為朱汝珍補祝六十大壽，⁵³乃有詩歌唱酬之舉。未幾，又有〈中秋雜感〉唱和之作。同年農曆十二月十九日，吟社開壽蘇會，算是吟社第一次正式命題的詩課，⁵⁴和作眾多。其後陸續有詠女招待、端陽雜感等命題詩課，與詩鐘社課兼重並美，有序運作。1932年10月，吟社

⁴⁸ 《正聲吟社詩鐘集》，題詞。

⁴⁹ 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卷2，〈古風五十九首〉其一，頁111。

⁵⁰ 同前注。

⁵¹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28a。放鄭聲，典出《論語·衛靈公》：「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15，頁239。

⁵² 《賴太史公哀思錄》（香港：旺角大行，1937年），頁首。

⁵³ 〈正聲吟社之雅會〉：「夏歷七月十六日，乃正聲吟社雅集之期，仍假座中口〔華〕酒家，譚荔垣、胡少蘊、陳廷泰、張雲飛、林建菴、招量行、尹晦如、鄧頌禹、鄧晃雲同人等，並為朱聘三太史補祝壽辰，即席作詩文為太史壽，珠玉燦陳，觥籌交錯。該酒家主人，爰天津數菜之例，加增美饌，洵雅會也。」《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8月31日，第3張第3版。是次距上次雅集僅一星期，與每月二集做法有異，報導亦未及鐘題，疑是日專為朱氏賀壽而集。

⁵⁴ 《詩鐘集》原載尹文光〈正聲吟社廿一集東坡生日，同人為壽蘇之舉，率成長句，呈同社諸君〉詩。見《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4b。《詩鐘集》末頁「勘誤表」，將「廿一集」三字修訂為「第一期雅集」。

出版《詩鐘集》收錄三十七次詩鐘雅集創作，並及詩畫，反映吟社成立一年半的創作成果。

三、持續雅集，弘揚國粹：1933至1936年正聲吟社發展考述

近人研究多誤指吟社成立一年多後便停辦，⁵⁵這與陳謙〈海隅詩話〉所記不無關係。陳氏云：

譚荔垣在《正聲吟社詩鐘集》序文云：「社中諸君子，生不逢賡歌颺拜，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即憂時感事、諷⁵⁶古刺今之作，亦復憂讒畏譏，不敢形諸筆舌。而惟頹然自廢，被驅迫於平昔唾棄不屑之業，姑托之以消耗其日力，是則可悲也已。」誠有慨乎其言之。其後日寇侵華，戰事日亟，香港文人憂心忡忡，對於消閒的詩壇，無心及此，復因黃偉伯北上經商，無大力者為之支持，正聲吟社遂告結束。⁵⁷

陳謙引用1932年6月譚氏序文，說明社友生逢亂世、退作詩鐘之感慨，並指出日寇侵華，社友憂時，以及黃棣華北上經商，無大力者支持，吟社乃結束。陳氏所說「日寇侵華」，似非指1937年7月日軍全面侵華之時，因為抗戰年間黃棣華一直在港，如1938年有〈丁丑歲除日區靖濤約登太平山〉、〈戊寅寒食日同龐麗生、龐永紹、蘇劍如、湯勉予修禊赤柱山〉、〈九日香港寶雲道登高〉詩紀事，⁵⁸可證黃氏並沒有離港經商。反而早在日軍1931年9月18日進攻東三省後，黃氏即赴大連，1932年春回港，1932年夏旋復北返，而《詩鐘集》內收錄不少當時黃氏留別及社友送別之詩。⁵⁹又吟社1932年後沒有出版新詩鐘集，所

⁵⁵ 如蘇鵬飛、曹辛華曰：「1932年正聲吟社因國內戰事緊張，社員無暇顧及創作，遂宣告結束。正聲吟社雖成立的時間不長，但因社員大多是當時著名的文人雅士，所以在當時的香港產生了重大影響。」見蘇鵬飛、曹辛華：〈民國正聲吟社考論〉，《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1期（2020年1月），頁33。又如袁志成指出「正聲吟社於1931年成立於香港，終止於1932年。」見袁志成：《晚清民國詞人結社與詞風演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50。

⁵⁶ 「諷」，譚氏原序作「陳」，見《正聲吟社詩鐘集》，序。

⁵⁷ 陳謙：〈海隅詩話〉，頁344-45。

⁵⁸ 黃棣華：《負暄山館十五省紀游詩鈔》（香港：仁記印務館，1954年），頁190-92。

⁵⁹ 陳廷泰〈送偉伯老友之大連四首〉其二：「去年東北起烽煙，殺氣駸駸到大連。滿地干戈君作客，盤桓數月始言旋。」其三自注：「今年春，君返港。」（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11a）知黃氏九一八事變後，曾赴大連，1932年春返港。

以陳氏所言或給人印象，以為吟社就在1932年黃氏北上經商後不久結束。這顯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吟社至少在1936年仍然運作。另外，伯子回憶更直接云：「該吟社〔正聲吟社〕集會約維持一年半之久，後因市場不景，物價高漲，各社友忙於生活，詩鐘之會遂告停止。」⁶⁰這既與事實不符，亦誤導後人。⁶¹

1932年《詩鐘集》出版後，吟社仍然定期雅集。1936年2月《香港華字日報》報導吟社「第二集詩鐘佳聯，行將付梓云」。⁶²可惜，第二集詩鐘社刊，至今未見，很可能沒有出版，因此無法詳究吟社後來發展的歷史。雖然如此，但據現存報紙歷年報導，仍可以窺探1932年後吟社的一些發展情況。

（一）聯絡各地遺老學者，雅集不輟

1932年後，吟社依舊有序運作，團結新舊社友，創作詩鐘，作品選載報紙。1933年1月11日《香港華字日報》載〈正聲吟社詩鐘摘錄〉，選錄桂坵、譚汝儉、黃誥、張雲飛、殷盤、謝焜彝、馮應生所作「一、新」（燕頷格）社課，其中殷盤（周殷盤，順德人）為新社友。

1934年12月4日《工商晚報》報導〈章何兩太史參加詩社〉消息云：

查本港正聲吟社，嘗刊《詩鐘集》行世。社友如朱汝珍、溫肅、賴際熙、江孔殷、黃誥、桂坵各太史，暨魏季郁、譚荔垣、黃偉伯、張雲飛、邱靜軒〔鵬翥〕、陳慶保，義務秘書馮復口〔葦〕茂才等，以及江亢虎博士、劉春霖殿撰、張啟後、商衍鑾、程宗伊、王大鈞、高毓彤〔滂〕、葉先圻各太史、朱寶璇進士、王文濡、徐公修孝廉等。昨該社又假座樂陶陶酒家雅集，此次更有台州章口〔稜〕（一山）老太史、順德何國澧（蘭愷）太史喬梓，暨張叔未之曾文孫道景〔景道〕、書畫大家徐培會元等參加云。⁶³

⁶⁰ 伯子：〈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頁225。

⁶¹ 羅惠縉：「該社〔正聲吟社〕存留約一年半時間。」羅惠縉：《民初「文化遺民」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04。

⁶² 〈正聲吟社昨日雅集〉，《香港華字日報》，1936年2月16日，第2張第4頁。

⁶³ 〈章何兩太史參加詩社〉，《工商晚報》，1934年12月4日，第4版。

以上報導提及的文士，除舊社友，多為前清遺老。這與吟社一向積極拉攏遺老入社的做法一致。前清遺老科名及籍貫表列如下：

	姓名	生卒年	籍貫	進士及第年份
1	何國澧	1859-1937	廣東順德	光緒戊戌科(1898)
2	王大鈞	1869-?	浙江秀水	光緒癸卯科(1903)
3	高毓澎	1877-1956	河北天津	光緒癸卯科(1903)
4	朱寶璇	1867-?	浙江嘉興	光緒癸卯科(1903)
5	劉春霖	1872-1942	河北肅寧	光緒甲辰科(1904)
6	張啟後	1873-1944	安徽泗州	光緒甲辰科(1904)
7	商衍鑿	1875-1963	廣州駐防正白旗漢軍	光緒甲辰科(1904)
8	程宗伊	1870-1942	浙江海鹽	光緒甲辰科(1904)
9	葉先圻	1878-?	江西萍鄉	光緒甲辰科(1904)
10	章 棧	1861-1949	浙江寧海	光緒甲辰科(1904)

十位新增的遺老來自不同省分，科名集中在癸卯、甲辰二科進士，與溫肅、朱汝珍、談道隆等同年。劉春霖、商衍鑿、張啟後與朱汝珍分別為甲辰科進士狀元、探花、傳臚、榜眼。⁶⁴可見吟社有意糾集科名顯赫的末代同年，樹立權威形象，對提升吟社的學術認受性幫助不少。而何國澧則為廣東順德人，與眾社友同鄉同氣，為戊戌科(1898)進士，與黃誥同年。由此可見，吟社持續招邀各地前清進士加盟，聯絡友誼，提倡舊學，藉此抒發寂寞的遺民生涯，如商衍鑿曾致函賴際熙云：「回憶春明故友，散之四方，音問疏闊，蓋無不垂垂老矣。家兄〔商衍瀛，癸卯科進士〕今夏六十壽，事前不許通告親友，唯鄙意則欲藉此得摯好錫以詩文，既誌昔蹤，且垂久遠，是亦元老《夢華》之意也。」⁶⁵商衍鑿函明顯聯絡同年，緬懷前清歲月。

至於王文濡(1867-1935，江蘇吳興人)、徐公修(1866-?，上海青浦人)俱是民初著名文人。王文濡為南社社友、出版界鉅子；1934年致書社友馮鴻壽，

⁶⁴ 朱汝珍香港時期所刊〈朱榜眼汝珍行楷潤格〉，由「劉春霖、張啟後、商衍鑿、岑光樾」四人署名代訂。載莫家良、陳雅飛編：《香港書法年表1901-1950》，頁120。

⁶⁵ 載香港學海書樓編：《翰墨流芳》(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頁90-91。

猶及「革命」。⁶⁶徐公修亦活躍文界。江亢虎(1883–1954, 安徽旌德人), 為當時著名政客學者。1934年夏抵港活動, 7月6日應朱汝珍邀請演講於孔教學院。⁶⁷江氏當為此時入社。另外, 尚有前清金石家浙江張廷濟(叔未, 1768–1848)曾孫張景道、何國澧之子及畫家徐培三人新入社。上述新社友多非粵籍, 很可能是短期過港入社, 屬於臨時加盟的社友, 反映吟社經過四年發展, 廣招天下才士, 以文會友, 打破頭兩年粵籍社友壟斷的格局, 發展有所變化。

另據報導可見吟社仍在樂陶陶酒家雅集, 並設義務秘書一職, 由馮福安擔任。馮氏為舊社友而任吟社秘書, 與陳謙〈海隅詩話〉所指鄧紹光為召集人有所不同, 此或為後來馮氏替代鄧氏之故。

(二) 招攬新社友, 弘揚國粹

一個多月後, 1935年1月15日《工商晚報》報導〈褚民誼參加詩社〉。此則報導十分重要, 反映吟社在遺老圈子外, 也聯絡國民政府官員加盟:

本港正聲吟社成立以來, 海內外名流加入者, 經迭見諸報端。昨該社又假座武昌酒樓雅集, 計有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何古愚、郭孝椿、李家駒、張驥伯、張海秋、熊長卿、蘇幼宰、金子才、陳翰文、李禮譜、翟雁生等, 同時新參加者數十人, 具見諸君子公餘之暇, 詩興勃勃, 頗稱盛極一時。此次聞詩鐘為「聲、白」(籠紗格), 佳聯竟越《毛詩》之數, 昔賢所謂物以好聚, 所得益夥, 此後題風興起, 要不乏人, 蓋保存國粹之微意, 實有同情者歟。⁶⁸

褚民誼(1884–1946), 浙江吳興人, 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應是過港獲邀入社。這可能是吟社首次邀請國民政府高官與會, 突破向以遺老為核心的圈子, 政治取態明顯有所轉變。除褚民誼, 何古愚(1897–1981)、郭孝椿、李家駒(1871–1938)、張驥伯、張海秋、熊長卿、蘇幼宰(1887–1938)、金子才(1872–?)、陳翰文、李禮譜、翟雁生十一人多為粵籍新社友。其中李家駒(廣州漢軍正黃旗人)為甲午科(1894)進士, 清末曾任京師大學堂監督、湖北學政等;

⁶⁶ 1934年10月19日王文濡〈致馮漸達書〉:「名心未死, 懼歿世而無聞; 革命餘生, 欲著書而未敢。」馮鴻燾:《馮漸達先生詩存》, 頁11a。

⁶⁷ 〈江亢虎在孔教學院演講〉, 《香港工商日報》, 1934年7月6日, 第3張第1版; 〈江亢虎講學記〉, 《香港工商日報》, 1934年7月7日, 第3張第1版。

⁶⁸ 〈褚民誼參加詩社〉, 《工商晚報》, 1935年1月15日, 第4版。

何古愚肄業於國民大學，居港任教中學；熊長卿為香港武術界名士，工詩，曾應北山詩社之徵詩；蘇幼宰，即順德名士蘇若瑚之子、前清優貢生蘇寶盃，工詩書；金子才，名保權，為番禺名士，與商衍鑿、桂坵等善，清末曾與黃誥充任同文館教習及組結漱醪社等。⁶⁹蘇、金二人更是上海聊社詩鐘之代表。由是可見吟社仍然不斷凝聚傳統文士，切磋詩藝，提倡國粹。是次詩鐘佳作超越三百多聯，超越《毛詩》之數，非常壯觀。3月1日《香港華字日報》選載褚民誼、吳勵理、朱汝珍〈春酒〉同題詩課，⁷⁰可知當時吟社率由舊章，於詩鐘之外仍設有詩課，雅集傳統並沒有改變，而吳勵理更是吟社現在僅知的一位女性社友。

一年後，1936年2月16日《香港華字日報》〈正聲吟社昨日雅集〉報導吟社創辦六年的消息云：

本港正聲吟社，自民國辛未開始，已六歲于茲，計前後參加者如溫肅、賴際熙、朱汝珍、區大原、江孔殷、桂坵，北平劉殿撰春霖、李家駒、張啟後、商衍鑿、何國澧、程宗伊、高毓彤〔澎〕、朱元樹、葉先圻、王大鈞、章一山諸太史，褚民誼、江亢虎博士，梁冠澄、魏季郁、譚荔垣、車伯平、翟紀香、張國康、張雲飛、張雲天、李寶祥、蘇幼宰、金子才、張秋琴、謝友聲、馮復口〔葺〕等百數十人。最近參加者有利樹宗等。昨該社假座某酒家雅集，詩鐘達二百餘聯，聞該社第二集詩鐘佳聯，行將付梓云。⁷¹

據此可知1936年吟社仍定期雅集，而報導亦一再標榜前清進士遺老、舉人秀才參與的組織特徵。與前比較，這一年也有新增社友，如朱元樹（1880–1946），浙江餘姚人，為甲辰科（1904）進士，梁冠澄（1863–1939）為光緒十九年（1893）廣東鄉試解元，利樹宗（1893–1957）為國民黨軍人，時任廣州憲兵司令。吟社由最初溫肅、朱汝珍、桂坵等八位進士遺老為號召，凝聚港中志同道合的文友，與會進士遺老前後多達二十位，⁷²到後來招邀褚民誼、利樹宗等國民政府軍政人員加盟，反映吟社由原來遺民組織性質發展而成包容不同背景社友加盟的

⁶⁹ 金保權：《週甲詩記》（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1年），頁5b、39a。

⁷⁰ 〈正聲吟社詩課〉，《香港華字日報》，1935年3月1日，第3張第4頁。

⁷¹ 〈正聲吟社昨日雅集〉，《香港華字日報》，1936年2月16日，第2張第4頁。

⁷² 二十位進士計有溫肅、賴際熙、朱汝珍、區大原、江孔殷、桂坵、黃誥、談道隆、劉春霖、李家駒、張啟後、商衍鑿、朱寶璇、何國澧、程宗伊、高毓澎、朱元樹、葉先圻、王大鈞、章棨。

文學團體，純粹以文會友。這種微妙的變化當與1930年代時局轉變有關。蓋自溥儀依附日本建立滿州國後，全國反日思潮高漲，吟社中除溫肅、黃誥堅決忠清護主，⁷³大部分遺老心境複雜，並漸受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政治立場軟化，開始與具有國民政府背景的文士往來。抗戰爆發後，桂坵、朱汝珍、區大原、江孔殷等認清局勢，莫不賦詩抗日救國，如朱汝珍「拯我炎黃存正義，艱難共濟念同舟」；桂坵「生靈塗炭真奇禍，旋轉乾坤仗異才」等；⁷⁴著眼拯救民族苦難，昔日忠清的情懷慢慢消滅。

1936年3月31日《香港華字日報》刊載〈正聲吟社詩鐘聯摘錄〉。這則報導可能是現存有關吟社的最後消息。報導摘錄張啟後、程宗伊、譚汝儉、利樹宗、張琴、商衍鑾、區大原、張雲飛、桂坵、章稜、徐培、何古愚、王國華、金柏蔭、張景道、楊秉文、徐公修、車伯平、何熾雲、翟秉奇、張雲天二十一人「夢、春」(雁足格)詩鐘，可知吟社在抗戰爆發前一年仍有雅集，人才鼎盛。其中譚汝儉、張雲飛、張琴、桂坵、區大原、張雲天、何熾雲等俱是創社及早期社友，諸人依然風雨如晦，弘揚國粹，創作詩鐘。吟社由1931年成立到1936年這幾年間，社友累計不少於八十人，規模宏大，當為1930年代香港各大文社之首。此時又正當是香港新文學日漸冒起之際，吟社積極雅集，負隅頑抗，扮演團結同好弘揚傳統詩文的角色，對香港古典詩文在抗戰前夕依然屹立不倒發揮關鍵作用。

1936年後，不少社友老成凋謝，如陳廷泰約卒於1936年，賴際熙卒於1937年，譚汝儉卒於1938年，溫肅卒於1939年。加上抗日戰爭爆發，人心惶恐，社友日漸流散。這或是吟社後來日漸式微的原因，然而實際停辦的年份至

⁷³ 溫肅在諸遺老中政治立場最堅決，一生始終忠清護主。溥儀建立偽滿州國後，溫肅北上侍奉，卒後獲頒「文節」謚號。1931年6月13日，天津《北洋畫報》第637期頁2〈曲線新聞〉報導溫肅留辦之消息：「粵文學家溫毅夫(肅)為清末名御史。三年前始離京南歸，就任香港大學文學教授。現因暑假，北來遊歷，於日前抵津，寓熙來飯店。其髮辮尚未剪去，日來與本市各耆宿，頗多唱和之作。」

⁷⁴ 朱汝珍〈陳孝威索和酬美總統羅斯福詩〉：「書生悲憫抒閔議，山海居然納壤流。逞彼力征寧可久，殺人科學漫稱優。抑強扶弱懷賢伯，輓粟輸金遍五洲。拯我炎黃存正義，艱難共濟念同舟。」桂坵〈陳孝威索和美總統羅斯福詩〉：「經綸君子震雲雷，欲把仁風盪劫灰。罹難甚於睢水酷，弭兵誰續海牙來。生靈塗炭真奇禍，旋轉乾坤仗異才。吾國有人先拜德，題詩崔顥賦瓊瑰。」《天文臺》，1941年6月30日，附刊。

今無法考究。1939年前後朱汝珍、江孔殷等於孔教學院另組千春社，⁷⁵提倡詩鐘、詩文創作。千春社性質與吟社大致相同，因此吟社很可能在此前已停辦，而千春社當是延續吟社的雅集傳統，如江孔殷〈八聲甘州·東鐘集諸友〉：「說甚文章千古，祇偶然消遣，結習難忘。」⁷⁶「結習難忘」，即指旅港文友結社聯吟，詩鐘消遣，弘揚國粹之初心從未改變過。千春社一直雅集至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才解散。另一方面，1939年，社友招湛銓、黃棣華、謝焜彝、馮鴻燾等亦組結蟾圓社，雅集二十八次而止。招湛銓等四人於淪陷後一度組織天風吟社，馮鴻燾〈春日宴天風吟社〉有「聯吟戲效柏梁體，暢敘幽情詠且觴。陶然不知白日暮，意氣直欲凌風翔」句紀事。⁷⁷天風吟社雅會不常，據謝焜彝回憶僅十六次而止。⁷⁸在抗戰勝利前夕，黃棣華、謝焜彝、馮鴻燾又創辦碩果詩社，繼續提倡傳統詩歌詩鐘，一直到1970年代才慢慢式微。

四、遊戲與寄託：正聲吟社的詩鐘創作

詩鐘，別稱折枝、改詩、戰詩、詩唱等，而以詩鐘一名盛行。其名如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詩鐘之名稱及原起」條所云：「拈題時，綴錢於縷，繫香寸許，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落盤鳴，其聲鏗鏘然，以為構思之限，故名詩鐘。」⁷⁹限時之外，詩鐘限用七言，且分嵌字格及分詠格兩大類，鐘題多隨意拈出，如「妓、豬」、「皋、老」、「笑、河」、「諸葛亮、烟槍」等字義毫不相關，然須著力詠寫，講究煉字用典、意境風格等，明顯具有遊戲比拚性質。近人連橫（1878–1936）〈詩薈餘墨〉曾云：「詩鐘亦一種遊戲。然十四字中，變化

⁷⁵ 盧湘父〈千歲宴十周年紀念大會開會詞〉：「回憶己卯年，朱汝珍、江霞公兩太史，倡詩社於孔教學院，星房虛昴，則敘會而敲詩鐘。維時如黎季裴、鄭洪年、葉恭綽、李景康、楊鐵夫、葉茗孫等，皆一時名士。而湘父與俞叔文，亦在其列，合計千餘歲，因號曰千春詩社。」香海千歲宴耆年錄編印委員會編：《香海千歲宴耆年錄》（香港：廣信印務，1965年），頁47。

⁷⁶ 江孔殷：《蘭齋詩詞存》（民國刊本）（出版資料不詳），卷5，頁5。

⁷⁷ 馮鴻燾：《馮漸逵先生詩存》，頁16a。

⁷⁸ 1951年謝焜彝〈碩果詩社第三集序〉：「回溯十五年來，初結蟾圓社，甫及二十八會而聲沉。再組天風社，又僅一十六期而雲散。」載碩果詩社編：《碩果社第三集》（香港：復興積臣，1951年），頁1a。

⁷⁹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6年），文學類，頁4007。

無窮，而用字構思，遣辭運典，須費經營。」⁸⁰譚汝儉更直言「文字之無益莫有過於詩鐘者也」。⁸¹然而譚氏與社友等因客居無聊，乃入社創作詩鐘，從事遊戲徵逐比拼而已。

詩鐘之起源當溯自前清，始盛行於福建地區，然後粵、湘、港、京、滬繼起，成為文人於詩詞以外最喜愛切磋的文體。易順鼎(1858–1920)序《寒山社詩鐘選甲集》云：「詩鐘者，相傳出於閩人，而其風盛於近代，余每與友聚，輒喜為之。」王式通(1863–1931)亦序曰：「詩鐘雅集盛於閩中，片玉碎金，時傳佳句。湘粵踵興，務為典博，鼎鑿知味，流別分涂，為韻語之駢枝，亦詞人之狡獪。」⁸²易、王二人指出比拼詩鐘為一代風氣，二人所序的寒山社由粵人關賡麟(1880–1962)創辦於北京，幾年間廣招天下人物入社(如朱汝珍、溫肅、江孔殷都曾加盟)，規模最大，影響至深。民初廣東詩鐘風氣亦盛行，廣州黃景棠(1870–1915)小畫舫齋曾匯集群賢，競作詩鐘，影響一時，社友江孔殷亦是座上客。⁸³江氏居港曾參加海外吟社、千春社及評審詩鐘公開比賽，⁸⁴具有廣泛影響力。因此，社友居港縱橫各大詩社，比拼詩鐘，寓創作於遊戲之中，趣味濃郁，百作不厭，如黃棣華云：「淵淵韻響擬晨鐘，鑄史鎔經趣味濃。欲語鈍根人不識，此中變化類神龍。」朱汝珍云：「泉刀斂豔俗爭趨，嗜好羣公與俗殊。妙句吟成心快足，當如海客得驪珠。」社友對不同風格的詩鐘創作採取包容的態度，如朱汝珍云：「遲速洪纖本自然，天機純任比夔蚺。此中句語都真率，傳誦無勞作鄭箋。」陳廷泰云：「正聲吟社集羣賢，擊鉢推敲已一年。閩粵

⁸⁰ 連橫：《雅堂先生文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0輯第98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4，〈詩蒼餘墨〉，頁265。

⁸¹ 譚汝儉〈《正聲吟社詩鐘集》序〉：「今之詩鐘，務以一格為之束縛，為之者矯揉塗傅以求一字之合，悲愉欣戚，皆無所可施。他人讀之渺不知其旨趣之所在，所謂性情之契者，復何有焉？故為之愈工，則其去詩也愈遠，蓋自有詩鐘而詩亡矣。儉嘗謂文字之無益莫有過於詩鐘者也，故操不聿者數十年，未嘗偶一為之。」《正聲吟社詩鐘集》，序。

⁸² 易、王二序，見寒山詩社編：《寒山社詩鐘甲乙集》，序三，頁1a；序一，頁1a。

⁸³ 勞緯孟述、莫冰子記：〈五十年人海滄桑錄·談香港詩鐘社(四)〉，《華僑日報》，1955年10月23日，第3張第3頁。

⁸⁴ 如1930年代初，江孔殷主持《香港華字日報》七十一周年紀念詩鐘評審工作。參見華字日報編輯部：《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香港：華字日報營業部，1934年)，詩鐘，頁1。

詩鐘分兩派，兼收並蓄也無偏。」⁸⁵無論詩鐘撰成遲速，抑或閩粵風格，吟社均沒有嚴格區分，純粹提倡，兼收並蓄，這也是吟社能在一年多便吸引超過五十餘位文士入社的原因。

(一) 吟社詩鐘運作

據陳謙〈海隅詩話〉所述，吟社詩鐘不收卷資及非即席創作云：

由他〔鄧晃雲〕將預先擬定的詩鐘「鐘眼」通函分發各愛好者，定期在××酒樓雅集，請他們携佳作赴會，不收卷資，只收席金港幣一、二元。……正聲吟社在每次雅集中，推舉一人將貯在竹筒內的散字，以牙篸夾出兩個，作為鐘眼，再在另一個竹筒夾取鐘格，定為下次雅集鐘題，由鄧晃雲交往印務局付印若干份，分別致送各同好者。⁸⁶

陳氏指出吟社「不收卷資，只收席金」。「卷資」為一般公開徵聯或徵詩鐘時，作者須交卷資以作評審之費用。吟社詩鐘為社友活動，通常共同評選，故不收卷資，只收餐飲席金，做法合情合理。陳氏又指出吟社用牙篸夾出鐘眼及鐘格。這是拈題方式，十分常見，如「妓、豬」、「飲、姑」、「良、海」等社課，鐘眼二字只是一平一仄，而字義之間毫不相關，當為隨意拈題。不過可以補充的是，吟社並非每次都採用隨意拈題方式，如「日、寇」、「正聲吟社」、「中秋月」、「璧合珠聯」、「慶長春」等，明顯是專為時事、吟社、時節等命題的。陳謙又指出吟社預先用拈題方式決定下次雅集鐘題，由召集人鄧紹光付印並致送各同好創作。伯子〈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亦有相近的說法：

會前一星期發函通知，附送詩鐘題目，請與會者先期撰妥，到會交卷，即席公開評選，擇優於翌日送《華字日報》刊登。⁸⁷

伯子指出吟社於雅集前一星期向社友發函通知鐘題，社友預先撰定，到會交卷及即席評選，然後擇優刊報，說法與陳謙相近。根據二人說法，吟社詩鐘是社友預先創作。這種形式稱為傳題，非即席創作。這與民初香港詩鐘風氣有關，如1912年創立的海外吟社，〈例言〉云「每會四題，每題限作三聯，其十二聯為

⁸⁵ 黃棣華、朱汝珍、陳廷泰題詞，載《正聲吟社詩鐘集》，題詞。

⁸⁶ 陳謙：〈海隅詩話〉，頁343-44。

⁸⁷ 伯子：〈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頁225。

一卷」，「限壹星期內交卷」。⁸⁸可見海外吟社詩鐘限一星期內交卷。又如勞緯孟(1874–1958)〈談香港詩鐘社(七)〉回憶1916年成立的潛社云：「潛社初除每年舉行一次大會，就詩鐘各體，每擬一題，分送社友覓句，定期公閱，並各捐獎品。」⁸⁹勞氏為潛社社員，據此可知潛社也是預先擬題，分送社友創作，再定期公開評閱，也非即席創作。又如1921年10月7日《香港華字日報》〈聯愛詩社又開詩鐘會〉云：

重九日，聯愛詩社又開詩鐘雅會，假座薄扶林教會墳場。是日一點鐘到座，兩點鐘會評，四點半開席，每位先到該會購入席券一張。第一題「賣花翁」(鴻爪格)、第二題「音、寺」(嵌字格、第五唱)云云。⁹⁰

1921年重九為西曆10月9日，然而在會前二日詩社鐘題已在報紙上公佈，這也證明聯愛詩社此次詩鐘為傳題的非即席創作。不過聯愛詩社其後於12月19日太白樓雅集卻是「一點鐘出題，五點鐘評閱」。⁹¹此為即席詩鐘做法。因此可以相信早期香港詩鐘有即席與非即席同時並行的創作現象。民初香港以外的詩鐘雅集也是如此，如寒山社屬即席詩鐘，瀟鳴社則為傳題。⁹²也有兩者並行的如廣州如廬詩鐘。⁹³當然即席創作屬於詩鐘創體的原意，很多詩社都傾向採用。詩人於雅集時始悉鐘題並即席創作，才華敏捷者才能掄元首名，如《寒山社詩鐘選甲集·例言》云：「詩鐘以敏捷為工，非若外間吟社推敲兼旬之比。作者短晷疾書，多未修飾。」⁹⁴這種即席創作，以才思敏捷者勝，是詩鐘吸引之處。其

⁸⁸ 〈例言〉，《香港華字日報》，1912年10月24日，精華錄版。

⁸⁹ 勞緯孟述、莫冰子記：〈五十年人海滄桑錄·談香港詩鐘社(七)〉，《華僑日報》，1955年10月26日，第3張第3頁。

⁹⁰ 《香港華字日報》，1921年7日，第2張第2頁。

⁹¹ 〈聯愛詩社之詩鐘大會〉：「聞本港聯愛詩社文人雅士甚多，定於農曆十二月廿五日，假座太白樓開詩鐘大會，請省港澳遠近各詩人蒞會。一點鐘出題，五點鐘評閱，有隱名氏報効冠軍金徽章及全場獎品，又有新新金鋪主人報効金徽章，以助吟興云。」《香港華字日報》，1921年12月19日，第2張第2頁。

⁹² 樊增祥〈《瀟鳴社詩鐘選》序〉：「瀟鳴每月一課，每課兩題，社友在家撰句，寫送值課。」顧準曾編：《瀟鳴社詩鐘選》，頁331。

⁹³ 舒菊厂〈如廬詩鐘夢影錄〉：「爰以改課詩鐘，或即席，或傳題，仿閩人互唱之法。」舒菊厂編：《如廬詩鐘叢話初編》(廣州：如廬詩鐘社，1922年)，頁80。

⁹⁴ 寒山詩社編：《寒山社詩鐘甲乙集》，甲集，例言，頁1a。

實，1930年代香港詩壇人才輩出，如溫肅、朱汝珍、江孔殷等均為即席老手，馳名京港粵。當時香港詩鐘社漸趨即席創作，與早前海外吟社、潛社的非即席也有明顯的轉變，如與吟社同期的樂社就是即席詩鐘，社員張琴、黃績文、何熾雲、譚汝儉等同時參加吟社；⁹⁵又如何熾雲、馮鴻燾、張琴參加的新潛社也是即席詩鐘。⁹⁶更重要的是，吟社第一次雅集明確為即席創作「風、聲」（鶴頂格）詩鐘，⁹⁷可見吟社也有即席詩鐘，並非陳謙、伯子所云完全是傳題的非即席創作。另外，勞緯孟〈談香港詩鐘社（六）〉指出抗戰年間的千春社「每次雅集，拈題索句，限時交卷，有如刻燭成詩，公同評閱後，又再拈一題，日凡數題」，⁹⁸千春社上承正聲吟社，社友即席拈題，一日數題，限時交卷，雅集相當緊湊。這間接反映吟社詩鐘也有即席的創作。因此，吟社詩鐘很大可能同時存在即席及傳題的創作。

由於吟社每次均在酒家雅集，而且都在晚上舉行。環境時間所限，故每次只能創作及評閱一題詩鐘。《詩鐘集》先後選錄「風、聲」（鶴頂格）、「曹操、蝶」（分詠格）、「妓、豬」（分詠格）、「天、玉」（燕頷格）、「飛、藕」（鳶肩格）、「華、影」（蜂腰格）、「雲、水」（鶴膝格）、「靈、樹」（鳧脛格）、「劍、長」（雁足格）、「園、黃」（晦明格）、「飲、姑」（蟬聯格）、「笑、河」（魁斗格）、「中秋月」（鴻爪格）、「日、寇」（鶴頂格）、「漢高祖」（合詠格）、「良、海」（三四轆轤格）、「璧合珠聯」（雙鉤格）、「酒、光」（比翼格）、「同、喜」（四五捲簾格）、「中、燕」

⁹⁵ 〈樂社雅集〉：「昨星期日，樂社同人，仍假座上環杏花春酒家，舉行第十一次雅樂〔集〕，到者有張秋琴、黃績文、何熾雲、胡雨川、馮口〔漸〕達、陳慶保、呂哲公、林繼枝、陳覺是、羅月孫、梁峰樵、張玉藻、潘述韓、吳頌沂等數十人，即席拈出詩鐘題為『江、馬』二字，鶴頂格，各文友把盞推敲，各適其適，……共得佳卷數十云。」《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8月4日，第3張第3版。〈樂社七夕雅集〉：「昨星期三，值七夕，樂社同人是夕復假座上環杏花春酒家舉行第十二會雅集，到者有張秋琴、陳覺是、呂哲公、胡雨川、何熾雲、羅月孫、李海宴、黃績文、林繼枝、潘述韓、吳頌沂等數十人，即席拈出詩鐘題為『節、仙』二字，第二唱，各文友把酒聯吟，直至夜半始盡歡而散云。」《香港工商日報》，1931年8月21日，第3張第3版。

⁹⁶ 〈新潛社即席詩鐘摘錄〉「子、元」（第四唱），《香港華字日報》，1932年6月24日，第3張第4頁；〈新潛社即席詩鐘摘錄〉「紅、水」（第五唱），《香港華字日報》，1932年7月21日，第3張第4頁。

⁹⁷ 《香港華字日報》，1931年4月20日，第3張第2頁。

⁹⁸ 勞緯孟述、莫冰子記：〈五十年人海滄桑錄·談香港詩鐘社（六）〉，《華僑日報》，1955年10月25日，第3張第3頁。

(鶴頂格)、「慶長春」(押尾格)、「正聲吟社」(不連不對碎錦格)、「家、秀」(燕頷格)、「諸葛亮、烟槍」(分詠格)、「鴉、石」(鳶肩格)、「千里共明月」(五雜俎格)、「公、畫」(蜂腰格)、「醉、仙」(鶴膝格)、「八、通」(鳧脛格)、「東坡、陳後主」(守雌格)、「六、招」(雁足格)、「隋煬帝、楊玉環」(雌雄分詠格)、「雨、冠」(鶴頂格)、「皋、老」(燕頷格)、「幽、木」(鳶肩格)、「中秋月」(鼎峙格)、「白、飲」(籠紗格)等三十七次雅集作品，凡五百多聯。然而《詩鐘集》所載並非足本，書後〈啟事〉云「詩鐘各稿多已散失不全，僅就所存零稿，附印成帙」。確切如此，如1932年6月11日《華字日報》載吟社「足、平」(雁足格)之作即遺漏集外。⁹⁹因此，現存吟社詩鐘至少有三十八次。綜觀一年多的鐘題，或為拈題，或為即事命題，或雅或俗，如歷史人物、事物、花鳥禽蓄、數字、動詞、形容詞等，無所不可入題；或詠寫，或嵌字，共用二十三種鐘格，力求變化，幾乎囊括常見的鐘格，重複最多的鶴頂格亦僅用四次而已，又其中屬於分詠格(亦稱詠物、賦物格)只有七次，另有一次晦明格屬於嵌字、分詠之混合格，其餘三十次俱為嵌字格。蓋嵌字對仗最具難度及遊戲趣味特點，因難見巧，深受歡迎。

《詩鐘集》所列三十七次詩鐘社課乃按雅集先後排列，每次所錄作品少則十聯八聯，多則三十餘聯，早期社課所錄明顯較多(見附錄二)。按照報紙報導，每次有數以十人出席雅集，得聯往往過百的盛況，而結集存錄或報紙摘錄相對較少，這當與閱卷選存有關係。詩鐘比併，必須評閱以定名次，名列前茅者獲頒獎品，每會作品擇優選存若干，這都是大多詩社的慣例。雖因文獻缺乏，無法得悉吟社具體評選方法及過程，但仍可從社友雅集、《詩鐘集》及報紙所載窺探一二，如首次雅集的張琴、孔景才、黃績文、胡景瑗，¹⁰⁰第二次雅集魏鑑芳、黃績文、陳秩雲、孔景才的作品，均未載《詩鐘集》前二次詩鐘作品內，即可反映吟社設有評選機制，現存作品當為優勝之作。另外，《詩鐘集》與報紙摘錄作品略異，舉第二次「曹操、蝶」(分詠格)為例，《詩鐘集》凡收二十聯，報紙則摘錄二十三聯，¹⁰¹互見兩者有十四聯，可見差別頗大，如溫肅作品《詩鐘集》只收一聯，報紙則摘錄四聯，這當與《詩鐘集》編纂時有不少稿件散失有關。由於

⁹⁹ 《香港華字日報》，1932年6月11日，第3張第4頁，「足、平」(雁足格)，選錄桂沾、陳廷泰、譚汝儉、張國康、張雲天、黃家端、張之兆之作。

¹⁰⁰ 胡氏作品未載《詩鐘集》，而見《香港華字日報》，1931年4月21日，第3張第4頁。

¹⁰¹ 《香港華字日報》，1931年5月8日，第3張第4頁。

現存報紙也嚴重殘缺，加上詩鐘刊載時多為補白形式，有時不能盡錄所有優勝作品而有所刪減。雖然《詩鐘集》與報紙所載各有不足，但是比較兩者所錄，顯然可見作品當按名次先後排列，如「曹操、蝶」（分詠格）均列溫肅、賴際熙為首次名，「八、通」（梟脛格）均列桂沾、譚汝儉、黃棣華、黃誥前四名，「隋煬帝、楊玉環」（雌雄分詠格）均列黃棣華為首名（見附錄二）。現存三十八次詩鐘作品中，遺老首名入選有三十次，其中以桂沾十五次為最多，而朱汝珍更每次均列首名，明顯反映遺老學養才華之高，亦多少體現出吟社對他們的敬重。另外，吟社詩鐘評選，每人入選不限一聯；若有佳作，不少社友往往多聯入選，惟似以四聯為限，如第五次「飛、藕」（鳶肩格），朱汝珍入選四聯；第八次「靈、樹」（梟脛格），張琴入選四聯，¹⁰²均為個人作品每次入選最多的例子。

（二）典實雅正的吟社詩鐘

前人常以性靈與典實區分閩粵詩鐘的風格，如王式通云「湘粵踵興，務為典博」；王壽昌云「粵派尚典實，閩派尚性靈」。¹⁰³事實如此，以粵人為主的吟社詩鐘風格明顯傾向典實雅正。當然分詠格詩鐘往往以歷史人物或事物為題，不能犯題字，故多須徵引故實暗示，風格自屬典雅，如「妓、豬」（分詠格），鐘題俚俗，江孔殷「可許盟心惟白水，若論食肉在黃州」；周耀藻「自昔豔名馳北里，至今美味說東坡」。¹⁰⁴二聯上句所用「白水」、「北里」俱為青樓妓女之典，下句均用蘇軾（1037–1101）貶官黃州作〈豬肉頌〉典。俗題雅製，別具趣味。

至於嵌字格，格類繁多，創作時須遷就指定鐘眼位置，運用心思，並講究對仗，或直抒胸懷，或徵用典故，寫出情意，表現藝術品味。吟社詩鐘不論分詠格或嵌字格，俱可看到整體傾向用典的創作風格。以第一次鐘集「風、聲」（鶴頂格）九位社友的十一聯作品為例，可以反映詩鐘與用典之密切關係。此集，溫肅一人有三聯入選，可謂獨領風騷。其「聲調愛尋秋谷譜，風懷敢削竹垞詩」為首名入選，¹⁰⁵乃用清初趙執信（號秋谷，1662–1744）《聲調譜》、朱彝尊（號竹垞，1629–1709）〈風懷〉詩典，隨手綴拾，鐘眼「風、聲」二字，一書名，一詩名，嵌得格外穩實，並借典抒情，頗有味道，對仗亦渾然天成，不留痕

¹⁰²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 6b–8a、11b–13a。

¹⁰³ 王嵩昌：《詩鐘格例存稿》（臺北：四維印刷廠，1969年），頁 5。

¹⁰⁴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 3a、4a。

¹⁰⁵ 同前注，頁 1a。

跡，冠軍之選實至名歸。另一聯「聲名官職看雙好，風節文章冠一時」，¹⁰⁶雖不用事典，而鎔鑄楊萬里(1127-1206)〈書黃廬陵伯庸詩卷〉「詩名官職看雙美，向道儒冠不誤身」；¹⁰⁷蘇軾〈哭刁景純〉「文章餘正始，風節貫華皓」詩；¹⁰⁸措辭典雅，對仗極工，更巧妙寄寓個人遭遇及遺民氣節，十分出色。第三聯「風胡千古傳名劍，聲伯三年淚化瓊」，¹⁰⁹分別用《越絕書》楚人風胡子識劍及《左傳·成公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事，¹¹⁰亦是善用史書典故，而鐘眼俱為人名，自然成對，巧妙穩妥，可見用典乃吟社詩鐘創作優勝之關鍵。

第二名入選為黃棣華「風姿鳳閣三千少，聲價龍門十倍高」。¹¹¹上句泛用漢武帝(前156-前87)後宮三千，下句直用李白〈與韓荊州書〉「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意，¹¹²驅使故實，衝口而出，用字亦不假雕琢，一氣呵成，故列次選。第三名譚汝儉「聲仗豈羈鴻鵠志，風懷肯為特豚刪」。¹¹³上句用陳勝(?-前208)名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¹¹⁴下句典出朱彝尊不刪〈風懷〉詩而所言「寧不食兩廡特豚耳」，¹¹⁵巧引前人名言，對仗亦工整。《香港華字日報》本另載譚氏「聲調鏗鏘曾相國，風流儒雅武鄉侯」聯，¹¹⁶則用曾國藩(1811-1872)、諸葛亮(181-234)之生平為對，相當精鍊。

¹⁰⁶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a。《詩鐘集》溫肅「風節文章一冠時」句，1931年4月21日《香港華字日報》第3張第4頁作「風節文章冠一時」。《香港華字日報》是，今從之。

¹⁰⁷ 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38，頁1997。

¹⁰⁸ 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試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15，頁773。

¹⁰⁹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b。

¹¹⁰ 錢培名校：《越絕書》(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11，頁56；《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28，頁912-13。

¹¹¹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a。

¹¹² 瞿蛻園、朱金城注：《李白集校注》，卷26，〈與韓荊州書〉，頁1539。

¹¹³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a。

¹¹⁴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48〈陳涉世家〉，頁1949。

¹¹⁵ 袁枚〈題竹垞〈風懷〉詩後〉：「竹垞晚年自訂詩集，不刪〈風懷〉一首，曰：『寧不食兩廡特豚耳！』此箴言也。」袁枚著、王英志校點：《小倉山房詩集》，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9，頁177。

¹¹⁶ 《香港華字日報》，1931年4月21日，第3張第4頁。《香港華字日報》摘錄是次詩鐘，未載《詩鐘集》所收譚氏、陳氏、鄧氏、邱氏之聯，卻另載譚汝儉「聲調鏗鏘曾

至於陳廷泰「風度端凝張子壽，聲華顯赫白香山」，¹¹⁷用唐代張九齡（字子壽，678–740）、白居易（晚號香山居士，772–846）生平典。鄧紹光「風動四方行禹甸，聲嘶七日哭秦庭」，¹¹⁸用《尚書·大禹謨》「四方風動」，¹¹⁹《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哭秦庭典。¹²⁰魏鑑芳「風月林泉容杖履，聲華京洛染車塵」，¹²¹鎔鑄白居易〈吾廬〉「莫道兩都空有宅，林泉風月是家資」及韋應物（737–791）〈送劉評事〉「聲華滿京洛，藻翰發陽春」。¹²²邱頌禹「聲雌却長羣英會，風鶴都令索虜驚」，¹²³用《晉書》桓溫（312–373）聲雌及風聲鶴唳典，¹²⁴俱明顯多用同代典故，旗鼓相當，符合詩鐘的嚴格要求。¹²⁵張雲飛「聲在樹間童子語，風來隴畔雅人詩」，¹²⁶則典出歐陽修（1007–1072）〈秋聲賦〉「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¹²⁷白居易〈觀刈麥〉「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¹²⁸亦是用典而不晦澀之佳作。林屏翰「風拂寒堦裙帶動，聲疑上苑玉珂鳴」，¹²⁹用王建（765–830）〈宮詞〉「忽地下堦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¹³⁰及杜甫（712–770）〈春

〔上接頁168〕

相國，風流儒雅武鄉侯」，胡少蘧「風流自負□□□，聲色娛□□□□」、林建菴「風從□□□□□，聲正□□□□音」三聯。胡、林二聯因報紙膠卷影像不清，未能全部辨識。

¹¹⁷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a。

¹¹⁸ 同前注，頁1b。

¹¹⁹ 《尚書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4，頁110。

¹²⁰ 《春秋左傳注疏》，卷54，頁1793–94。

¹²¹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a。

¹²² 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23，頁522；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增訂本），卷4，頁285。

¹²³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b。

¹²⁴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98，〈桓溫傳〉，頁2571；卷79，〈謝玄傳〉，頁2082。

¹²⁵ 《海角鐘聲·詩鐘凡例》：「出比對比典故時代，不宜相距過遠，例如三代典故，以三代典屬對固佳，即以秦漢典屬對亦可，由此類推，若兩典時代相距太遠，便為小疵。」鄭水心編：《海角鐘聲》（香港：自刊本，1950年），頁2b。

¹²⁶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b。

¹²⁷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15，頁256。

¹²⁸ 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卷1，頁4。

¹²⁹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b。

¹³⁰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卷10，頁496。

宿左省》「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詩意。¹³¹綜上之論，可見社友熱衷用典，幾乎追求無一字無來處的粵派詩鐘特色。

現僅存吟社後期作品，1936年3月31日《香港華字日報》載二十一人「夢、春」（雁足格）詩鐘，仍屬典實一路。如譚汝儉「壯歲周公頻入夢，綺懷杜牧悵尋春」，用孔子（前551–前479）夢周公及杜牧（803–852）〈遣懷〉詩典。桂坵「三朝碩彥徐元夢，一代詞林戴兆春」，用清初大臣徐元夢（1655–1741）、晚清翰林戴兆春（1850–1920）典。張琴「偽稱劉季遊雲夢，大隱嚴光釣富春」，用西漢劉邦（前256–前195）偽遊雲夢詐捕韓信事及東漢嚴光（前39–41）歸隱富春江事。外省社友張啟後「逐臣癡作三臺夢，謫宦欣逢五嶺春」，用屈原（前343–前278）被放逐及蘇軾貶宦嶺南事。章稜「臥遊槐園成清夢，修禊蘭亭悵暮春」，用淳于棼南柯一夢及王羲之（303–361）蘭亭修禊事。諸作俱淺典雅潔，或用地名人名，或用原意，將鐘眼「夢、春」二字嵌得相當穩實，而且意明句雅，頗堪諷誦，確如朱汝珍所云「此中句語都真率，傳誦無勞作鄭箋」的創作風格。

另外，吟社曾以「諸葛亮、烟槍」（分詠格）為題，一詠古人，一詠今物，兩物並不相關，社友卻要穿梭古今，分詠成對，益顯因難見巧及具時代感的創作特色。是次詩鐘，《詩鐘集》僅選載八聯。¹³²首名入選為朱汝珍「陷人巧製崖州竹，殺士悲吟晏子桃」，上句以幼細著名的崖州竹喻竹製的烟槍，下句以二桃殺三士典喻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從側面烘托技巧突出詠寫對象的特徵，別具心裁。次名入選的桂坵「使君有暇彈琴去，伴我無聲弄笛來」，上句詠寫諸葛亮焚香彈琴形象，下句寫如吹笛似的吸食鴉片情狀，巧用樂器為對，加上鍊字精當，氣韻流動，趣味橫生。又如黃棣華「廬中已定三分鼎，榻上相陪一盞燈」，上句言諸葛亮居隆中時已有三分天下之想，下句則寫榻上吸食鴉片的情趣，兩句故實雖不相關，但情景氣脈，渾然一體。張雲天「復漢有心難續命，殺人無血只聞聲」，上句詠寫諸葛亮扶劉復漢、鞠躬盡瘁的生平，下句則義正詞嚴批評吸食鴉片煙無異於殺人的禍害，情意稍直。鄧紹光「三顧草廬成帝業，一枝竹笛隕家聲」，則上句詠劉備三顧草廬而成蜀漢帝業，下句寫世人吸食鴉片而敗壞家聲，兩句對比強烈，褒貶分明。張雲飛「劫火餘灰留半段，入川大計定三分」；張國康「北斗射疑終夜彈，東風借去幾時還」；譚汝儉「癯仙愛作吹唇

¹³¹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6，頁438。

¹³² 以下朱、桂等八人所撰「諸葛亮、烟槍」（分詠格）聯，俱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29b。

嘯，梁父猶聞抱膝吟」；分別詠寫烟槍餘灰、烟槍似劍、吹吸烟槍及諸葛亮協助劉備入川、借東風以破敵、居隆中好吟〈梁父吟〉等生平事跡，遣辭用典，鉤心鬥角，對仗巧妙，益見吟社同人乃藉此表現學問才華，延續中國傳統文學之審美觀，更藉此以遣客居香港之愁懷。

吟社成立五個月後，9月18日中日政局突變，日本揮軍侵佔東三省，舉國震驚，抗日聲起。吟社也關注國內時局發展，因中秋佳節（9月25日）逼近，第十三次雅集即以「中秋月」（鴻爪格）為題，《詩鐘集》選錄十五位社友的十八聯作品。¹³³朱汝珍以「中外法規須問俗，春秋年月必尊王」，首名入選。此聯蓋用《禮記》入境問俗及《春秋》尊王攘夷之典，氣韻沈頓，大義凜然，有壓卷之勢。其他社友也傾向用典，如謝焜彝「風中永叔秋聲賦，月下王軻子夜歌」，用宋代歐陽修作〈秋聲賦〉及東晉王軻家中鬼唱〈子夜歌〉典。張國康「拾遺秋興吟蘿月，中散風流寄竹林」；黃棣華「琴彈夜月嵇中散，屋破秋風杜拾遺」；俱用嵇康（223–263）生平、杜甫詩之事。這種用典類同也是詩社詩鐘創作的常見現象，而且都屬淺典；鐘眼「中秋月」三字更分佈自然，不留痕跡。譚汝儉「皮裏陽秋操月旦，胸中塊壘起觚稜」，馮福安「皮裏陽秋尊季野，壺中日月隱張申」，兩人上句俱用《世說新語·賞譽》褚季野皮裏陽秋之典，下句分別用《世說新語·任誕》阮籍（210–263）以酒澆胸中壘塊，¹³⁴以及道家張申神仙壺中日月典。譚氏上下聯之典均出《世說新語》，屬同時代，猶勝一籌，故入選為第二名。黃棣華除「琴彈夜月嵇中散，屋破秋風杜拾遺」，尚有「思婦閨中愁對月，征夫邊外怯防秋」、「樓中夜月窺羅幙，塞外秋風冷鐵衣」二聯入選，用傳統思婦望月、征夫守邊之意，寫出閨怨邊患之愁，緊貼時代，寄寓對東北國土淪陷之憂心。衛天垣「海中午夜生明月，塞外高秋起暴風」，亦寄託深刻的家國情感。這與一年後同題「中秋月」（鼎峙格），純寫佳節的內容大為不同。

中秋節後，港人反日情緒仍然高漲，吟社第十四次雅集更以「日、寇」（鶴頂格）為題。二字俱為仄聲，不是拈題，蓋專為抗議日寇侵華而作。邱頌禹「寇深國蹙思先軫，日暮途窮哭阮生」；張雲飛「日近長安深可慮，寇深晉國竟如何」；黃棣華「日短閨中知減線，寇深圍內賦同袍」等聯；¹³⁵不約而同引用《左傳·

¹³³ 以下朱、謝、張、黃、譚、馮、衛諸聯，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19a–20a。

¹³⁴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修訂本），頁460、762。

¹³⁵ 以上邱、張、黃三聯，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20b–21a。

僖公十五年》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典，¹³⁶借古傷今，表現對日軍侵佔東北的擔憂，流露出崇高的愛國情懷。像這些寄託深遠的詩鐘，絕非陳謙所云「不過是文人消閒作品，談不上悲歡離合，難登大雅之堂」。¹³⁷

此外，社友有時也藉詩鐘抒發遺民身世之感，如「良、海」（三四轉轡格），黃誥「半生宦海如鷗寄，十郡良家已狗烹」；桂沾「楚北良相尊聖道，嶺南李海篤忠貞」；二人頗婉轉道出其遺民經歷及忠貞氣節。「鴉、石」（鳶肩格），譚汝儉「故國石頭佳氣鬱，深宮鴉背夕陽斜」；「隋煬帝、楊玉環」（雌雄分詠格），黃棣華「汴隄有客悲新柳，南內無人笑荔支」；俱有故國之思。¹³⁸

詩鐘雖屬消閒遊戲之作，但社友亦一絲不苟，仔細推敲，佳作亦復不少。如「劍、長」（雁足格），譚汝儉「待驅十萬青鋒劍，休笑三千白髮長」，詞氣豪邁；馮福安聯則云「惟大奸雄腸有劍，是真潑婦舌偏長」，辛辣風趣。又如「飛、藕」（鳶肩格），朱汝珍「風立藕花王暉句，雪吟飛絮玉溪詩」；陳廷泰「六月飛霜鄒衍獄，一聯藕雪杜陵詩」；典雅明麗，工整自然。又如「雲、水」（鶴膝格），桂沾「栗里無心雲出岫，輞川有句水為田」；陳慶保「數竿瘦竹雲林畫，一樹寒梅水部詩」；用典自然，意境清幽，詩筆秀穎。而譚汝儉「世事任從雲變幻，胸懷常似水澄明」句，則純寫性靈，氣韻渾成。¹³⁹可見詩鐘於用典、對仗外，亦追求意境風格的變化，這與七律造句及審美觀基本無異。

五、遺民與家國：正聲吟社的詩歌創作

（一）唱和題贈，書寫志節

吟社每月雅集二次，最初只競作詩鐘，未設詩課，直至農曆十二月開壽蘇會才是第一次詩課。《詩鐘集》「詩選」部分凡收 127 首詩詞，並非全為社課，有一部分乃社友間日常唱和題贈之作，如王頌清次子大婚，眾社友寄詩慶賀，這種應酬之作價值雖不大，但亦是反映社友間感情深厚，交往頻繁。至於一些賀壽作

¹³⁶ 《春秋左傳注疏》，卷 14，頁 430。

¹³⁷ 陳謙：〈海隅詩話〉，頁 344。

¹³⁸ 黃誥、桂沾二聯，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 22b；譚汝儉、黃棣華分別見詩鐘卷，頁 30a、36a。

¹³⁹ 譚汝儉「待驅十萬青鋒劍」及馮福安聯分別見《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鐘卷，頁 13b、14b；朱汝珍、陳廷泰聯見頁 6b；桂沾、陳慶保聯見頁 10b；而譚汝儉「世事任從雲變幻」句，則見頁 10a。

品詳寫社友生平，自是了解壽主其人其事的重要參考，如社友曾為譚汝儉七十一歲賦詩賀壽，尹文光〈辛未之冬臘月初吉，為譚荔垣先生八秩開一壽辰，社中諸子既假座中華酒家為先生祝嘏，胡少蘧社兄復作「南極仙翁圖」以貽先生，因題其後，聊誌景仰云爾〉詩中有一段反映譚汝儉衛道的形象云：

（譚汝儉）聞道香江多酒徒，欣然泛棹來海嶼。命徒嘯侶相携扶，酒酣掀髯雜笑呼。後生小子狂且愚，糟粕六籍攻佞盧。公怒大罵非吾儒，摘詞萬言聲其辜。正學絕續存寰區，微公吾民其胡奴。¹⁴⁰

尹詩指出譚氏大罵香港青年人重洋文、輕六經的不良風氣，曾撰文批評並呼籲振興國學，衛道形象十分鮮明，這也是譚氏加入各大詩社提倡風雅的原因。

除譚氏生日，社友亦曾為朱汝珍補賀六十大壽。黃棣華、陳廷泰等賦詩詠贊朱氏不平凡的經歷。黃棣華〈聘三太史六十大壽，賦此補祝〉云：

臚傳原擬占鰲頭，且讓劉郎僭一籌。曾歷東瀛妍法律，更官黔服校謨猷。詞林故事詳鴛鴦，實錄高文射斗牛。著述宏深堪報國，身名不朽壽千秋。¹⁴¹

黃詩句句詠寫朱氏遺老身份。前四句寫朱氏清亡前高中進士榜眼，及後赴日考察法律，並服官貴州的輝煌事業，後四句乃寫清亡後緊隨溥儀身邊，專注編纂《詞林輯略》及《德宗實錄》，忠於清室，志節高尚。陳廷泰〈補祝朱聘三太史六十生日〉更直指朱氏「亮節應編遺老傳，寸心長戀讀書臺」，¹⁴²謂其忠清扶主的高風亮節及地位，足堪編纂一代遺老傳記，推許甚高。朱汝珍作〈己巳汝珍六十初度，丹徒丁闇公贈言為正聲吟社諸公所見，因承各贈詩文，賦此報謝〉云：

飄泊頻年類轉篷，巢痕歷歷夢魂中。草間躑躅生何補，籬下踉蹌境已窮。吟社相從餘結習，名篇持贈辱宗工。自慙老去情詞澀，未及羣賢意態雄。¹⁴³

¹⁴⁰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 3a。

¹⁴¹ 同前注，頁 1a。

¹⁴² 陳廷泰〈補祝朱聘三太史六十生日〉：「遠接滄洲嫡派來，學通今古眼光開。歷朝鼎甲多寒士，末世詞林多異才。亮節應編遺老傳，寸心長戀讀書臺。行年六十稱觴後，補誦南山壽一杯。」同前注，頁 1a。

¹⁴³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 1a-b。

朱氏前四句自云清亡後，仍然侍候宣統皇帝溥儀，面對新政權種種打壓，為了護主，終日勞碌奔波，草間求活，忍恥忍辱，徬徨不已，顯然是自述近二十年的遺民生活；末四句則言來港後加盟吟社，聯繫同年，切磋詩鐘，以弘揚日漸衰微的傳統國學為己任，終此餘生。

至於贈別酬唱之作，則有1932年6月黃棣華重赴大連營商，陳廷泰、譚汝儉、蘇貞洪、馮福安、黃家端、胡景瑗贈詩畫送別，黃棣華共賦十八首詩詞一一答謝，其中〈五月八日同人餞余於樂陶陶酒家，酒後賦此，描寫當時情狀，聊博諸公一粲〉描寫十一位社友雅度云：

端陽節後風雨多，束裝待發唱驪歌。同人餞我一杯酒，醺醺不覺醉顏酡。神恬氣靜祇獨坐，座中最暇是東坡（謂蘇楚生）。信陵嘗撰七字句，要我屬對費吟哦（謂魏季毓）。天游酒豪興勃勃，拇戰頻煩樹碧螺（謂胡少蘊）。太邱揚臂不讓步，勝負相若力同科（謂陳履諳）。桓侯雍容觀壁上，斜臥短榻碩腹摩（謂張雲飛）。大樹將軍亦勁將，敵人應付弗偏頗（謂馮復葦）。瓊山主人偶一試，招之則來無蹉跎（謂邱頌禹）。我家山谷初作氣，三鼓以後即止戈（謂黃約卿）。無己量與太邱等，展頤弛輔笑呵呵（謂陳秩雲）。伯道先生口緘默，畏人強飲難張羅（謂鄧晃雲）。鴻臚賢裔年最少，蹁躚樽俎自婆娑（謂招量行）。鰕生左支兼右紉，髣髴石磨旋疲驟。賦詩聊紀鴻泥爪，還望群公細切磋。¹⁴⁴

黃氏七古借用與社友同姓之古人蘇軾、信陵君、胡天游（1696–1758）、陳太邱、張飛（？–221）、馮異（？–34）、邱濬（1418–1495）、黃庭堅（1045–1105）、陳師道（1053–1101）、鄧攸（？–326）、招猛，讚頌社友儒雅風度，如神恬氣靜的蘇貞洪，豪飲拇戰的胡景瑗，太邱揚臂的陳廷泰，年少風流的招湛銓等，詠寫傳神，形象鮮明。諸社友生平多沒有詩集傳世，黃詩的描述能助後人了解香港早期文化遺民的性情及雅集情景。

（二）詩歌切磋，家國為懷

1931年中秋，吟社有「中秋月」（鴻爪格）詩鐘雅集，社友桂站另有〈中秋雜感〉三首云：

¹⁴⁴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11b–12a。

歸去乘風感萬端，迢迢玉宇不勝寒。却憐飄泊江湖地，照遍哀鴻淚未乾。

無端烽火逼遼陽，一局棊枰事可傷。南北雖殊千里共，照人愁緒逼肝腸。

天南秋冷尚揮戈，豆本同根可奈何。四海舉頭望兄弟，要扶黃帝舊山河。¹⁴⁵

桂站為前清進士，辛亥鼎革後，旋隱香港，1913年任教漢文師範，1919年任教子褒學校，¹⁴⁶以弘揚國學為己任，幾乎每次吟社雅集都出席，應社次數及作品冠絕群賢。桂詩寫在九一八事變後，表現強烈的憂國之情。桂氏指出1930年代初，國共內戰劇烈，同根相煎，民生困苦，哀鴻滿地，此時日寇乘時入侵東北，國土淪陷，因此寄望國人「四海舉頭望兄弟，要扶黃帝舊山河」，團結抗日救國，重振中華江山。其他社友亦紛紛和作，亦同樣感憂國事，如陳廷泰「蠻彝猾夏邊聲急，伯仲尋戈噩耗來」；張雲飛「流離兵燹自年年，佳節何深八月天」；譚汝儉「萬里風雲悲絕塞，五更鼓角動秋心」；謝焜彝「不絕河山感，驚心又報秋」等；¹⁴⁷俱反映社友的時局之憂。譚汝儉序《詩鐘集》時曾感慨「社中諸君子，生不逢賡歌颺拜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即憂時感事、陳古刺今之作，亦復憂讒畏譏」，¹⁴⁸直接指出社友生逢亂世，傷時感事，憂讒畏譏，精神痛苦。鄧紹光〈中秋竹枝詞〉兩首其二云：「島上桃源且避秦，登高四顧黯傷神。只令四海皆秋氣，一室難為鼎鼎春。」¹⁴⁹鄧氏自云香港一隅雖如洞裏桃源，生活穩定，但每逢登高遙望神州，輒感傷時局動盪。詩末化用龔自珍名句「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¹⁵⁰寫出無限憂國之情。

1932年端午節，吟社詩課賦〈香江端陽雜感〉，與中秋社課一樣，都是以時節命題，婉轉反映社友的羈旅愁緒。桂站詩云：「丹萬垂垂色味香，海濱避地又端陽。路尋裙帶非吾土，東海潮來志益傷。」「流民海角望鄉回，鄭俠圖成不

¹⁴⁵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1b。

¹⁴⁶ 伯子：〈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頁218-21。

¹⁴⁷ 陳、張、譚、謝之詩，見《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1b-2a。

¹⁴⁸ 《正聲吟社詩鐘集》，序。

¹⁴⁹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15a。

¹⁵⁰ 龔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載龔自珍著，劉逸生、周錫馥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346。

忍開。莫謂龍船難普渡，香風角黍亦吹來。」¹⁵¹前詩寫避地香港，感憂東北政局，後詩即景抒發思鄉之愁。陳廷泰則借題發揮，抒懷個人愁懷云：「太平山下一商場，攘往熙來為利忙。浪躑金錢成習慣，驕奢風氣異他鄉。」「石塘風月最繁華，無數青樓與酒家。五月良辰逢五日，厭厭夜飲聚羣花。」¹⁵²陳氏批評港人生活奢華，佳節醉飲，流連風月，無日無之，詩歌反映現實，具有竹枝詞特色。

(三)壽蘇會與詠女招待詩課

辛未十二月十九日(1932年1月26日)，為北宋詩人蘇軾生日紀念，吟社同人發起壽蘇會雅集，諸社友紛紛賦詩頌蘇。壽蘇會傳統可溯源自清代宋犖(1634–1714)、翁方綱(1733–1818)等主持的壽蘇活動，晚清廣東李長榮(1813–1877)亦曾舉行大型壽蘇會，編有《壽蘇集初編》刊世，民國各大詩社壽蘇風氣猶盛，香港北山詩社也於1925年年初舉行壽蘇詩會，當時鄒靜存(1874–?)、張雲飛、何翹高、蔡守、陳菊衣(1879–1967)等有詩紀事，後隨北山詩社停辦而壽蘇會亦中止了。北山詩社之所以舉辦壽蘇詩會，當與張雲飛有關，蓋張氏生平仰慕蘇東坡，曾繪《坡公事蹟山水小冊》，遍邀時賢題詠，所以吟社壽蘇會也當由張氏推動，以弘揚傳統文化於國學衰微之際，文化遺民情結甚為明顯。桂坵〈辛未十二月十玖日正聲吟社同人假中華酒家開壽蘇會，因成七古長句誌祝〉追寫民初廣州壽蘇活動：「粵秀祠堂粵督營，虞韓異世同堂聚。」「涂月十九公懸弧，壽蘇開會潔筐筯。陀城古刹尋六榕，親題兩字椽筆鉅。敬持公像覽德容，載誦公詩樹桂醕。」¹⁵³述及粵人祀蘇及東坡貶粵的遺跡。陳廷泰〈壽東坡生日〉云：「鬱鬱眉山降大蘇，左遷吾惠到西湖。鵝城傳誦詩文集，鶴嶺長留笠屐圖。齋號無邪心是正，堂名有德道非孤。羅浮春釀能延壽，好舉春前一酒壺。」¹⁵⁴陳氏為惠州人，詩及東坡貶惠事跡，具有親切的鄉土情懷。後來眾社友為張雲飛題繪蘇畫冊亦多及東坡貶粵事跡，如陳廷泰「東坡被謫惠州來，游覽

¹⁵¹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9a。

¹⁵² 同前注，頁10a。陳廷泰〈香江端陽雜感〉自序：「正聲吟社以〈香江端陽雜感〉命題，本是按切時地最意味之題目。得題後，發生兩種感想，一關於往事之感慨，一關於時事之感慨，遂借題發揮，率成七絕六首，以抒胸中抑鬱不平之氣，與尋常連流風景之作，固不同也。」(同書，頁9b–10a)

¹⁵³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4a。

¹⁵⁴ 同前注，頁4a–b。

西湖老眼開」；鄧紹光「坡老於今八百春，嶺南曾作宦遊人」；朱汝珍「昔許奇才天語當，今傳韻語嶺南多」等；¹⁵⁵俱見粵人壽蘇、詠蘇詩的嶺南地域特色。張雲飛〈壽蘇〉云：「道德文章絕等倫，生平景仰首斯人。南方山水留遺跡，下走丹青屢寫真。鶴曲舊聞十二月，蜚聲何止八千春。壽蘇高會年年繼，佛說非虛信有因。」¹⁵⁶此詩當為張氏舊作，蓋1925年已用以應北山詩社之壽蘇會社課，¹⁵⁷此次亦用之應酬盛會，表現其對東坡生平的仰慕。而身在東北大連的黃棣華亦作〈東坡生日，余時客大連，閱香港報知正聲吟社同人有壽蘇之舉，因寄此詩，以逗同人一粲〉云：

無情風雪送居諸，又壽東坡近歲除。兩戒山河成陷穽，千家井竈化邱墟。非驢非馬名稱混，為虺為蛇氣象舒。天上髯蘇應太息，靈旗還請護車書。¹⁵⁸

黃氏萬里賦詩，遙應社課，雅意殷殷，詩中即事抒懷，詳述淪陷中的東北地區慘遭日軍摧殘，時局混亂，民生困苦，因此祈求蘇東坡顯靈庇護，表現強烈的愛國之心，這與一般壽蘇詩重點追述蘇氏事跡的作法明顯不同。

壽蘇會後，吟社另一次詩課為詠女招待，女招待指在茶樓工作的女性侍應招待。從前粵港女性絕少從事這種拋頭露面的工作，直至1920年代茶樓廣聘女招待，成為一時風氣。民初文人亦紛作詠女招待詩，吟社社友亦不例外，而且極感興趣，各出奇思，比拼切磋。陳廷泰〈女招待七絕八首〉借歷代女性招待典故以寫出趣味，如其一用卓文君當爐典故云「本是良家女子身，如何入市溷鸞塵。盧邊酤酒謀生活，艷說文君第一人」，寫女招待突破性別，有卓文君自主當爐工作的勇氣；其四用李白詩所言胡姬壓酒事云「太白仙才號楚狂，金陵留別引壺觴。莘莘子弟來相送，壓酒吳姬喚客嘗」，寫女招待殷勤服務賓客，斟茶遞酒的情景；其八用杜牧詠史詩典云「樊川詩集最清華，曾詠秦淮賣酒家。商女不知天下事，國亡猶唱後庭花」，¹⁵⁹寫女招待生逢易代，從事酒家工作，與杜牧詠史詩的商女無異，猶有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滄桑之感。張雲飛所作

¹⁵⁵ 陳氏、鄧氏、朱氏〈題張雲飛先生繪蘇畫冊〉，俱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14a-b。

¹⁵⁶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4b。

¹⁵⁷ 張雲飛詩載《香港華字日報》，1925年1月16日，第3張，題作〈東坡生日〉。

¹⁵⁸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4b。

¹⁵⁹ 陳廷泰三首，載《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8a-b。

八首稍嫌纖穠，如「剛逢二人好年華，隱語惟云恰破瓜。道是妾身猶處子，微聞有女可同車。」「茶酒都宜淺淺斟，良宵頃刻值千金。郎君醉飽無他欲，只向嬌嬈索點心。」¹⁶⁰張詩傾向竹枝詞口吻，淺白之中帶有俗氣。黃棣華〈正聲吟社以女招待命題，戲作十絕句，以博一粲〉詩前二首指女招待早見日俄二國的客店，而廣州一甌茶居始用女招待，開風氣之先。¹⁶¹張國康〈女招待十首集唐句〉以集句形式詠寫，¹⁶²別具用心。以上壽蘇及詠寫女招待，都是民初詩壇流行的詩歌主題，反映吟社詩學宗趣貼緊時代的發展特色。

吟社除重視詩鐘及詩歌，亦提倡書畫創作。社友吳昶昌、蘇貞洪、李寶祥、張雲飛等都是粵港著名畫家，諸人竟日過從，書畫題贈頻繁，如陳廷泰〈題胡少翁所繪「南極老人圖」，奉祝荔垣老友七十一生日〉、黃棣華〈胡少蘧繪「流水孤村圖」贈行，因題一絕句〉。¹⁶³作為酒家東主的胡景瑗，營商之餘，喜詩畫，常繪畫贈友，社友多為之題詠附和。這對提升雅集的書畫氣氛幫助不少。至於行醫的張雲飛，亦擅詩畫，曾繪《坡公事蹟山水小冊》刊世，在吟社期間亦畫《百蘇畫冊》，更邀朱汝珍、黃棣華、黃誥、桂坵、鄧紹光、陳廷泰等題詠。桂坵題云：「海天豪翰屬張侯，點綴蘇詩力更遒。從古生花才筆少，如今喬木畫圖留。文章照眼清於水，笠屐傳神氣帶秋。二妙人間誰似得，披吟彷彿輞川游。」¹⁶⁴桂氏著力歌頌張雲飛尊蘇、畫蘇的風雅品味。《詩鐘集》第三部分為「本社同人國畫附刊」，選載李寶祥、蘇貞洪、胡景瑗、陳秩雲、吳昶昌、張雲飛等畫，表現諸人的書畫修養及文藝交遊情況，反映吟社保存國粹文化的創社宗旨。

¹⁶⁰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 9a。

¹⁶¹ 黃棣華〈正聲吟社以女招待命題，戲作十絕句，以博一粲〉其一：「招待員充選女郎，日俄兩國早提倡。（日本、俄羅斯客店酒樓，多用女子為招待員。）喜伊秉性多柔軟，不怕枝梧忤客商。」其二：「近代誰先自一甌，（初用女郎為招待員，自廣州一甌茶居始。）羣雌粥粥侍樓頭。世人重色思傾國，港滬津平競效尤。」《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 5b。

¹⁶²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 6b-7b。

¹⁶³ 陳、黃之作，分別見《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 3b、12b。

¹⁶⁴ 《正聲吟社詩鐘集》，詩選卷，頁 14b。

六、結論

過去學界莫不受陳謙及伯子影響，誤以為正聲吟社只成立一年多，即於1932年停辦。本文引用《香港華字日報》及《香港工商日報》所載消息及社課，確定吟社1933至1936年間仍舉行雅集，澄清誤解，還原史實。

1930年代，五四以來以白話書寫的新文學創作風氣愈見盛行，千年文言詩文遭受嚴重衝擊，在存亡絕續之際，旅港前清遺老及文士朱汝珍、桂坵、黃誥、譚汝儉、黃棣華、鄧紹光、馮福安、張雲飛等於1931年成立正聲吟社，以弘揚國粹為己任，著力提倡詩鐘，並及詩畫，每月兩次雅集，吸引大批不同階層的文士加入，蓬勃發展，一年多已形成一個以前清遺老為號召、粵籍文士為主的遺民詩社。其後，隨著1930年代複雜的時局轉變，劉春霖、張啟後、章棧等外省遺老及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褚民誼、利樹宗等亦紛紛加盟，以詩會友，突破向來以粵籍及遺老為主的格局，壯大吟社規模。

1932年吟社所出版《詩鐘集》，雖保存大量社課，有助了解吟社早期發展情況，然而選錄1932年至1936年社課的第二集社刊今已散佚，無疑對全面研究吟社發展造成很大的局限。《詩鐘集》編纂時已遺失不少稿件，雖不能全面反映吟社實況，但仍可以根據報紙所載消息及社課，相互補充，可見吟社歷年社友人數至少有八十餘人，遠超《詩鐘集》「人名表」所載五十二人，其中多達二十位前清進士先後加盟，足以反映吟社的遺民色彩，更可謂是1930年代香港古典文學團體的代表。

吟社主要提倡詩鐘，據陳謙、伯子所述吟社詩鐘乃預先撰寫、然後攜卷到會的傳題創作形式，然而首會雅集詩鐘實際為即席創作，不少社友同時加盟的樂社、新潛社均即席創作詩鐘，由此推斷吟社詩鐘蓋亦為即席、非即席並存的創作形式。現存三十八次詩鐘，凡五百多聯，共用二十三種鐘格，多為嵌字格，表現傳統詩鐘寓創作於遊戲的特點，而作者多喜徵用典故，呈現重用典實的風格，不少作品更寄託社友憂心國事及遺民故國之思。吟社詩歌亦然，作者藉唱和祝壽及〈中秋雜感〉、〈端陽雜感〉等，抒發家國情懷與遺民滄桑之情，而壽蘇及詠女招待詩更延續傳統，且表現與時並進的主題風格，整體反映正聲吟社著力振興國粹，樹立文學正聲典範，以抗衡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為鞏固中國古典文學在香港持續發展貢獻重大。

附錄一：《正聲吟社詩鐘集》所載「人名表」

姓名	生平簡介
溫肅	字毅夫，順德人。癸卯科翰林院編修。著有《貞觀政要講義》、《陳獨漉年譜》。
朱汝珍	字玉堂，號聘三，又號隘園，清遠人。甲辰科榜眼，翰林院編修。有《詞林輯略》刊行。
賴際熙	字煥文，號荔垞，增城人。癸卯科翰林院編修。
江孔殷	字少泉，號霞公，南海人。甲辰科翰林院編修。
區大原	字季愷，南海人。癸卯科翰林院編修。
桂 坵	字禮甫，號南屏，南海人。甲午科翰林院檢討。著有《續南海縣志》。
黃 誥	字宣庭，漢軍人。戊戌科翰林院庶吉士。
談道隆	字瀛客，新會人。癸卯科進士，禮部主事。
王頌清	字孝問，南海人。癸卯科舉人。
陶敦勉	字叔詠，番禺人。廩生。
梁廣照	字長明，番禺人。貢生。
譚汝儉	字荔垣，南海人。廩生。
陳廷泰	字履諳，惠陽人。歲貢。著有《國文學》一卷、《修身講義》一卷、《游學紀聞》一卷，已付梓。尚有《風雅堂楹聯》二卷、《詩文集》二卷，待梓。
黃棣華	字偉伯，順德人。附貢生。著有《大連采風吟草》一卷、《紀游詩鈔》二卷、《紀事詩鈔》一卷，已印行。著有《讀書偶得》一卷，輯有《楹聯聞見錄》三卷，待梓。
魏鑑芳	字季毓，中山人。附生。
張雲飛	字雲階，南海人。印有《坡公事蹟山水畫冊》，又《百蘇畫冊》、《壺市隱齋詩草》二卷、《雲飛醫方》四卷。
鄧紹光	字晃雲，順德人。
周耀藻	字芹初，南海人。附生。
李寶祥	字叔瓊，南海人。工詩善畫，寫蘭菊尤長。
招湛銓	字量行，南海人。
易廷元	字輔臣，鶴山人。廩生。
林屏翰	字建菴，三水人。附生。
尹文光	字晦如，東莞人。
張國康	字壽嵩，台山人。

姓名	生平簡介
謝焜彝	號煉公，番禺人。
邱鵬翥	字靜軒，南海人。貢生。
邱頌禹	南海人。
黃績文	順德人。
何熾雲	順德人。
孔景才	番禺人。著有《醫粹鈎元》，待梓。
馮漸達	順德人。
胡景瑗	字少蘧，番禺人。書法黃山谷，畫學董香光。
蘇貞洪	字楚生，龍門人。詩書畫皆所長，尤擅畫蘭。
陳慶保	字節餘，新會人。廩貢生。
衛永圖	字天垣，番禺人。
林其芳	字芷湘，恩平人。庚子辛丑併科舉人。
陳蔭慈	字柳堂，東莞人。
張 琴	字秋琴，號闇叟，南海人。
蘇祖蔭	東莞人。
李惠覃	號和風，番禺人。
謝友聲	字植煌，高明縣人。
區展程	字少瀚，番禺人。
黃家端	字約卿，中山縣人。
馮應生	字伯厚，惠陽人。
馮福安	字復菴，號曜亭，惠陽人。官附生。
張之兆	字端始，南海人。
陳秩雲	號倉米，南海人。擅畫竹，精醫。著有《眼科方鈔》。
趙毅民	南海人。
張雲天	字雲程，南海人。畢業醫博士。善書北碑，詩學白香山。著有《醫藥指南》二卷。
吳彪昌	字梅鶴，中山人。工詩善畫。
翟秉奇	字紀香，東莞人。附生。
劉仲華	字實菴，番禺人。

附錄二：《正聲吟社詩鐘集》及報紙所載詩鐘雅集統計¹

	雅集日期/地點/鐘題/ 刊載日期	《詩鐘集》及報紙所收詩鐘之作者	數目 (聯)
1.	1931年4月19日 武昌酒樓 「風、聲」(鶴頂格)	溫肅(毅夫)、黃棣華(偉伯)、譚汝儉(荔垣)、陳廷泰(履諳)、魏鑑芳(季毓)、張雲飛(雲階)、鄧紹光(晃雲)、邱頌禹、林屏翰(建菴)	11
	載1931年4月21日 《香港華字日報》	溫肅、黃棣華、譚汝儉、魏鑑芳、張雲飛、林屏翰、胡景瑗	10
2.	1931年5月5日 中華酒家 「曹操、蝶」(分詠格)	溫肅、賴際熙(煥文)、王頌清(孝問)、黃棣華、陳廷泰、尹文光(晦如)、張雲飛、鄧紹光、蘇貞洪(楚白)、張雲天(雲程)、張國康(壽嵩)、周耀藻(芹初) ² 、胡景瑗(少蘧)、林屏翰、譚汝儉、邱頌禹	20
	載1931年5月8日 《香港華字日報》	溫肅、賴際熙、黃棣華、譚汝儉、王頌清、陳廷泰、尹文光、張雲飛、林屏翰、邱頌禹、蘇貞洪、張國康、周耀藻、鄧紹光、胡景瑗	23
3.	1931年5月17日 樂陶陶酒樓 「妓、豬」(分詠格)	江孔殷(霞公)、尹文光、孔景才、譚汝儉、黃棣華、胡景瑗、張雲飛、桂坵(南屏)、馮漸達、林屏翰、鄧紹光、招湛銓(量行)、周耀藻、陳秩雲	20
4.	1931年5月31日 中華酒家 「天、玉」(燕頰格)	朱汝珍(聘三)、江孔殷、桂坵、譚汝儉、黃棣華、馮漸達、謝焜彝(煉公)、尹文光、王頌清、張雲飛、鄧紹光、胡景瑗、陳廷泰、江孔殷、招湛銓、談道隆(瀛客)、張國康、周耀藻、孔景才、林屏翰	26
5.	1931年6月14日 中華酒家 「飛、藕」(鳶肩格)	朱汝珍、談道隆、譚汝儉、桂坵、王頌清、黃棣華、陳廷泰、尹文光、易廷元(輔臣)、張雲飛、蘇貞洪、黃誥、李寶祥、張國康、招湛銓、謝焜彝、翻白、胡景瑗、鄧紹光、孔景才、周耀藻、林屏翰、馮漸達、張雲天	32
6.	1931年6月28日 中華酒家 「華、影」(蜂腰格)	談道隆、桂坵、招湛銓、譚汝儉、黃棣華、黃誥、陳廷泰、陳慶保(節餘)、林屏翰、林其芳(芷湘)、馮漸達、鄧紹光、邱頌禹、尹文光	15

¹ 吟社雅集日期，據《香港華字日報》、《華僑日報》、《香港工商日報》統計。

² 周耀藻詩鐘，《香港華字日報》為黃棣華之作。

	雅集日期/地點/鐘題/ 刊載日期	《詩鐘集》及報紙所收詩鐘之作者	數目 (聯)
7.	1931年7月12日 中華酒家 「雲、水」(鶴膝格)	朱汝珍、談道隆、黃誥、黃棣華、桂站、譚汝儉、陳廷泰、尹文光、鄧紹光、胡景瑗、謝焜彝、孔景才、陳慶保、林屏翰、林其芳、張雲飛、衛永圖(天垣)、馮福安(復菴)	26
8.	「靈、樹」(鳧脛格)	桂站、談道隆、黃誥、張琴(秋琴)、林其芳、陳慶保、黃棣華、陳廷泰、衛永圖、林屏翰、張雲飛、謝焜彝、胡景瑗、招湛銓、馮福安、黃績文、邱頌禹、鄧紹光、蘇貞洪、王頌清、邱鵬翥(靜軒)、孔景才、張國康、馮漸達	30
9.	1931年8月9日 中華酒家 「劍、長」(雁足格)	桂站、談道隆、譚汝儉、黃棣華、張琴、林其芳、陳廷泰、招湛銓、林屏翰、衛永圖、黃績文、陳慶保、黃家端(約卿)、尹文光、蘇祖蔭、邱頌禹、鄧紹光、謝焜彝、馮漸達、馮福安	22
10.	1931年8月23日 中華酒家 「園、黃」(晦明格)	桂站、談道隆、黃誥、張國康、林屏翰、林其芳、陳慶保、張雲飛、衛永圖、陳廷泰、尹文光、張琴、謝友聲(植煌)、馮福安、謝焜彝、招湛銓、何熾雲、鄧紹光、馮福安、蘇祖蔭、陳秩雲、黃棣華	28
11.	「飲、姑」(蟬聯格)	朱汝珍、桂站、黃誥、黃棣華、譚汝儉、張雲飛、張國康、尹文光、林其芳、林屏翰、陳廷泰、謝焜彝、區展程(少瀚)、衛永圖、招湛銓、胡景瑗	18
12.	「笑、河」(魁斗格)	桂站、陳廷泰、黃棣華、招湛銓、衛永圖、林屏翰、張琴、鄧紹光、張雲飛、邱頌禹、李惠覃(和風)、黃家端、謝焜彝	14
13.	「中秋月」(鴻爪格)	朱汝珍、譚汝儉、李寶祥、桂站、衛永圖、張國康、陳廷泰、謝焜彝、招湛銓、謝友聲、胡景瑗、鄧紹光、黃棣華、張雲飛、馮福安	18
14.	「日、寇」(鶴頂格)	桂站、譚汝儉、張國康、邱頌禹、招湛銓、鄧紹光、張雲飛、李惠覃、馮福安、黃誥、黃棣華、馮應生(伯厚)	15
15.	2021年10月25日 中華酒家 「漢高祖」(合詠格)	黃誥、桂站、譚汝儉、招湛銓、黃棣華、王頌清、林屏翰、張之兆(端始)、謝焜彝、胡景瑗、鄧紹光、張雲飛、黃家端	16
16.	「良、海」(三四轆轤格)	溫肅、黃誥、譚汝儉、桂站、陳廷泰、招湛銓、張之兆、林屏翰、張雲飛、馮福安、謝友聲、鄧紹光、黃棣華、陳蔭慈(柳堂)、謝焜彝	21

	雅集日期/地點/鐘題/ 刊載日期	《詩鐘集》及報紙所收詩鐘之作者	數目 (聯)
17.	「璧合珠聯」(雙鉤格)	桂坵、陳廷泰、林屏翰、謝焜彝、張雲飛、鄧紹光	7
18.	「酒、光」(比翼格)	桂坵、陳廷泰、譚汝儉、林屏翰、尹文光、衛永圖、馮漸達、張雲飛、馮福安、胡景瑗	11
19.	「同、喜」(四五捲 簾格)	譚汝儉、陳廷泰、桂坵、易廷元、鄧紹光、陳蔭慈、謝友聲、馮漸達、衛永圖	10
20.	「中、燕」(鶴頂格)	桂坵、張國康、陳廷泰、鄧紹光、招湛銓、張雲飛、謝焜彝、馮福安、陳秩雲	10
21.	「慶長春」(押尾格)	朱汝珍、桂坵、黃誥、譚汝儉、陳廷泰、張雲飛、招湛銓	8
22.	「正聲吟社」(不連不 對碎錦格)	朱汝珍、謝焜彝、陳廷泰、譚汝儉、衛永圖、張國康、桂坵、鄧紹光、張雲飛	10
23.	「家、秀」(燕頷格)	朱汝珍、桂坵、黃棣華、陳廷泰、黃誥、陶敦勉(叔詠)、張國康、鄧紹光、張雲飛、胡景瑗、黃家端、邱頌禹、馮應生	13
24.	「諸葛亮、烟槍」(分 詠格)	朱汝珍、桂坵、譚汝儉、鄧紹光、黃棣華、張國康、張雲飛、張雲天	8
25.	「鴉、石」(鳶肩格)	桂坵、譚汝儉、黃棣華、陳廷泰、張國康、張雲飛、謝焜彝、鄧紹光、黃家端、馮福安、馮應生	11
26.	「千里共明月」(五雜 俎格)	桂坵、陳廷泰、黃棣華、謝焜彝、鄧紹光、張雲飛、邱頌禹、馮福安、陳蔭慈	9
27.	「公、畫」(蜂腰格)	譚汝儉、黃棣華、桂坵、陳廷泰、張國康、謝焜彝、張雲飛、招湛銓、鄧紹光	10
28.	「醉、仙」(鶴膝格)	桂坵、譚汝儉、黃棣華、陳廷泰、張國康、張雲飛、招湛銓、鄧紹光、胡景瑗、陳秩雲	10
29.	「八、通」(鳧脛格)	桂坵、譚汝儉、黃棣華、黃誥、陳廷泰、鄧紹光、張國康、張雲飛、吳彪昌(梅鶴)、張雲天、謝焜彝、趙毅民、邱頌禹、陳秩雲	18
	載1932年5月30日 《香港華字日報》	桂坵、譚汝儉、黃棣華、黃誥、鄧紹光、張國康、吳彪昌、謝焜彝、張雲天、胡景瑗	11
30.	「東坡、陳後主」(守 雌格)	桂坵、黃棣華、陳廷泰、張國康、鄧紹光、謝焜彝	6
31.	「六、招」(雁足格)	桂坵、黃誥、譚汝儉、陳廷泰、黃棣華、張國康、張雲飛、鄧紹光、黃家端、招湛銓、張雲天、馮福安、謝焜彝、馮應生	14

	雅集日期/地點/鐘題/ 刊載日期	《詩鐘集》及報紙所收詩鐘之作者	數目 (聯)
32.	「足、平」(雁足格) 載1932年6月11日 《香港華字日報》	桂坵、陳廷泰、譚汝儉、張國康、張雲天、黃家端、張之兆 按：《正聲吟社詩鐘集》未收是次詩鐘。	7
33.	「隋煬帝、楊玉環」 (雌雄分詠格)	黃棣華、陳廷泰、張國康、張雲飛、鄧紹光、招湛銓、張雲天、謝焜彝、黃家端、馮福安	10
	載1932年6月30日 《香港華字日報》	黃棣華、張雲飛、鄧紹光、招湛銓、張雲天、謝焜彝、馮福安	7
34.	「雨、冠」(鶴頂格)	魏鑑芳、桂坵、黃誥、譚汝儉、陳廷泰、黃棣華、鄧紹光、王頌清、張國康、張雲飛	10
35.	「皋、老」(燕頷格)	魏鑑芳、桂坵、陳廷泰、謝焜彝、黃誥、王頌清、張雲飛、鄧紹光、張雲天	10
36.	「幽、木」(鳶肩格)	陳廷泰、桂坵、譚汝儉、黃誥、鄧紹光、易廷元、翟秉奇(紀香)、張國康、謝焜彝、招湛銓、張之兆、胡景瑗、張雲飛、馮福安、陳秩雲、張雲天	16
37.	「中秋月」(鼎峙格)	陳廷泰、桂坵、張雲飛、鄧紹光、胡景瑗、謝焜彝、張雲天	8
38.	「白、飲」(籠紗格)	譚汝儉、桂坵、陳廷泰、黃誥、鄧紹光、張雲飛、邱鵬翥、謝焜彝、張雲天、張之兆、胡景瑗、邱頌禹、黃家端、劉仲華(實菴)、馮福安	16

徵引書目

一、報刊

- 《工商晚報》(香港)
 《天文臺》(香港)
 《北洋畫報》(天津)
 《非非畫報》
 《香港工商日報》
 《香港華字日報》
 《華僑日報》(香港)

二、專書

-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尚書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賴太史公哀思錄》，香港：旺角大行，1937年。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王嵩昌：《詩鐘格例存稿》，臺北：四維印刷廠，1969年。
 正聲吟社編：《正聲吟社詩鐘集》，香港：福華印務，1932年。
 ——：《正聲吟社詩鐘集》(1932年刊本)，收入曹辛華、鍾振振選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續編》第1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
 江孔殷：《蘭齋詩詞存》(民國刊本)，出版資料不詳。
 呂家偉、趙世銘編：《港澳學校概覽》，香港：中華時報社，1939年。
 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李寶祥：《杏蔭山館》，香港：李慶增，1974年。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12年。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 金保權：《週甲詩記》，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1年。
- 韋應物著，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增訂本。
- 香海千歲宴耆年錄編印委員會編：《香海千歲宴耆年錄》，香港：廣信印務，1965年。
- 香港學海書樓編：《翰墨流芳》，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
-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6年。
- 袁志成：《晚清民國詞人結社與詞風演變》，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袁枚著，王英志校點：《小倉山房詩集》，收入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區兆熊編：《區大原太史翰墨集》，廣州：廣州今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2019年。
- 張作梅等編著、林景仁等校正：《詩鐘集粹六種》，收入《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8輯第20冊，臺北：龍文出版社，2011年。
- 梁廣照：《柳齋遺集》，香港：出版者不詳，1975年。
- 莫家良、陳雅飛編：《香港書法年表1901-195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9年。
- 連橫：《雅堂先生文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10輯第98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 陳廷泰：《歲寒社疊韻詩》，香港：出版者不詳，1937年。
- 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
- 寒山詩社編：《寒山社詩鐘甲乙集》，香港：聯華印刷有限公司影印民國三至四年（1914-1915）北京正蒙印書局刊本，1970年。
- 舒菊厂編：《如廬詩鐘叢話初編》，廣州：如廬詩鐘社，1922年。
- 華字日報編輯部：《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香港：華字日報營業部，1934年。
- 馮鴻燾：《馮漸逵先生詩存》，香港：馮影仙，1966年。
- 黃棣華：《負暄山館十五省紀游詩鈔》，香港：仁記印務館，1954年。
- 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楊鐵夫等撰：《聊社詩鐘》（1932年鉛印本），收入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1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

- 溫 肅：《溫文節公集》，香港：學海書樓，2001年重印本。
- 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年。
- 碩果詩社編：《碩果社第三集》，香港：復興積臣，1951年。
-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修訂本。
-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潘焜池：《末代榜眼朱汝珍》，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 蔡乃煌編：《絮園詩鐘》，收入何藻輯：《古今文藝叢書》中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民國刊本，1995年。
- 鄭水心編：《海角鐘聲》，香港：自刊本，1950年。
- 衡門社編：《衡門社詩鐘選》（1933年刊本），收入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24冊。
- 賴際熙撰、羅香林輯：《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年重印本。
- 錢培名校：《越絕書》，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37年。
- 羅惠縉：《民初「文化遺民」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
- 蘇軾著、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試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顧準曾編：《瀟鳴社詩鐘選甲集》（1917年鉛印本），收入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26冊。
- 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龔自珍著，劉逸生、周錫鞞校注：《龔自珍詩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三、論文

- 伯 子：〈辛亥革命後前清遺老在香港的活動〉，《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44輯，2001年，頁215-32。
- 陳 謙：〈香港舊事聞見錄(三)〉，《廣東文史資料》第46輯，1985年，頁1-64。
- 傅道彬、王秀臣：〈鄭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遺民情結〉，《北方論叢》總第171期，2002年1月，頁1-10。
- 程中山：〈開島百年無此會：二十年代香港北山詩社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2011年7月，頁279-310。
- 蘇鵬飛、曹辛華：〈民國正聲吟社考論〉，《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1期，2020年1月，頁32-38。

特以正聲標義旨：三十年代香港正聲吟社研究

(提要)

程中山

1931年，溫肅、朱汝珍、桂坵、譚汝儉、黃棟華、鄧紹光等旅港前清遺老及文士成立正聲吟社，每月兩次雅集，提倡詩鐘與詩畫創作，以振興國粹。1932年，吟社刊印《正聲吟社詩鐘集》，為民國香港第一本正式出版之詩社社刊，保存早期文人結社活動之歷史，極具價值。本文旨在通過《正聲吟社詩鐘集》及相關文獻，考述吟社成立經過及遺民組織之特色，分析其標舉文學正聲以抗衡五四以來新文學之創社目的。此外，吟社非如學界所指於1932年便停辦。據本文考證，吟社日漸壯大，至1936年仍雅集不輟。吟社社課以詩鐘比拼為主，詩歌唱和為次。詩鐘寓創作於遊戲，表現重用典實之特質，更與詩歌一樣，時亦寄託遺民與時代家國之情懷。

關鍵詞： 正聲吟社 遺民 詩鐘 詩社 香港文學

Upholding the Founding Principle with Orthodox Poetry: “Zhengsheng yinshe” in Hong Kong in the 1930s

(Abstract)

CHING Chung Shan

In 1931, a number of Qing loyalists and literati who had moved to Hong Kong, including Wen Su, Zhu Ruzhen, Gui Dian, Tan Rujian, Huang Dihua, and Deng Shaoguang, established the poetry society, “Zhengsheng yinshe,” gathering twice a month to promote *shizhong* (the writing of heptasyllabic poetic lines under a time constraint signified by the sound of a bell)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aintings with inscribed poems, through which they advoc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1932, the society published *Zhengsheng yinshe shizhongji*. It was the first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a poetry society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This publication is worth studying because it records the history of the literati’s activities and the setting up of a society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Zhengsheng yinshe” and the unique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Qing loyalists through a study of *Zhengsheng yinshe shizhongji* and its related literature, so as to analyse the founding principle of the society, which was to contend with the modern literature that had become popular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 ascertains that the society had remained active and continued to organize gatherings by 1936, which differs from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that considers the society’s activities to have terminated in 1932. The primary activity was the *shizhong* competition and the secondary activity was the exchange of poetry with the same prosody and theme. *Shizhong* incorporates poetic creation into games, with the frequent use of literary allusions as its feature. It is very much like typical poetry writing,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at times, embedded with the Qing loyalists’ personal feelings towards the state.

Keywords: Zhengsheng yinshe the Qing loyalists *shizhong* poetry society
Hong Kong literature